

百將圖傳序

百將圖傳二卷傳各一人圖各一事兩生中丞輯刊以  
訓士卒者蓋席其知方之略而生其督効之誠以見伊  
古將才生不擇地用不擇人一日建不世之功足以震  
驚中外非偶然焜耀旂常也夫將才之難也運用之妙  
善乎乘機紀律之明恃乎立法而又氣足以攝之智足  
以決之鋪觀乎前史已然之迹以審求成敗得失之由  
設身於艱鉅交集之場頓發其敵愾同仇之誼若者爲  
大將若者爲名將傳頌徧婦孺闇合到孫吳古今人何  
必相懸遠耶予忝專閩歷有年所日簡材官以練其技  
武爰起偏裨建牙方面者不乏其人焉三吳之士抑吾

舊部也回憶壬癸間趨兵東下始與軍人共甘苦滬瀆上枕戈鳴櫓夜分喟喟大抵懷忠憤志果毅相詔相勉此景恍在目前仰賴

天子神靈事得早藏昔之壯士今猶盛年人雖椎魯習曉公義召之南畝還之南畝聽其羸老豈不重自削弱乎哉且大難克平民氣初靖江海之交涵淹百族憑凌狡伺往往而有中丞旣拊養吾人又訓廸之亦固以備他盜與非常乎我士卒益宜講明節度謹守條教上副國家諮詢頗牧之勤循覽是編亦使予舉義淝淮之初志一暢焉然則中丞之注意將才又豈唯善撫吾人已哉同治九年十月合肥李鴻章序

序

謹案

四庫兵家將苑一卷舊本題漢諸葛武侯撰百將傳一百卷宋張預撰廣名將譜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百將傳始太公終劉鄩傳末綜論行事以孫子兵法比合之立說迂淺將苑及廣名將譜則又坊肆依託三書均列存目未稱盡善日昌奉

命撫吳承綠營寧弊之餘大亂甫定鄰疆猶徵饑紛沓無暇自顧屯練僅就撫標額兵併餉精募常日討而訓之其人大抵淮徐驍果經戰之士足振往日頽靡顧英畧而知方之難也吾是以有百將圖之作始周訖明皆

取其卓然可師尚者令吾軍人以投原餘暇轉相講說  
徐觀其材之可用與否夫兵事之可言者器也法也其  
不可强者智也勇也而所以鼓其智勇運其器法者仁  
也廉也緩急有事文武股肱非其人莫勝

國家捍圉之任然則兵可不慎謀而良將可不深注意  
哉古人言兵之可恃在明其分數又言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未有離準繩規矩而求神明變化者則是書亦造  
就將才之資也同治九年夏六月豐順丁日昌序

百將圖傳上目錄

呂尚

磻溪坐釣

孫武

吳宮教戰

孫臏

馬陵伏弩

樂毅

濟上勞軍

李牧

雁門縱牧

田單

火牛破敵

韓信

登壇拜將

樊噲

鴻門闖宴

周亞夫

細柳式車

李廣

真山射虎

衛青

鉗徒論相

霍去病

渡河受款

祭遵

雅歌投壺

王霸

冰合滹沱

馬異

荒亭進粥

耿弇

宮臺望戰

寇恂

高平斬使

賈復

受檄擊郾

吳漢

無終奪軍

馬援

聚米爲山

臧宮

城門斷限

班超 投筆封侯

耿恭 疏勒拜泉

張奐 酒還金

虞翊 增寵斷追

張飛 謂嚴定屬

趙雲 截江救主

張遼 合肥陷陣

典韋 牙門建轄

許褚 晦牛驚賊

周瑜 赤壁縱火

太史慈 神亭搏戰

甘甯 酌酒厲兵

鄧艾 陰平鑿險

王濬 鐵鎖沈江

陶侃 官齋運甓

周處 長橋搏蛟

朱伺 鐵面督嚴

毛寶 踏鞍拔箭

王鎮惡 蒙衝沂渭

周訪 塚間埋肉

檀道濟 唱籌量沙

沈慶之 狐帽嚇蠻

宗慤 製獅禦象

周山圖 望蔡伏兵

周盤龍 父子突圍

羊侃 觀稍折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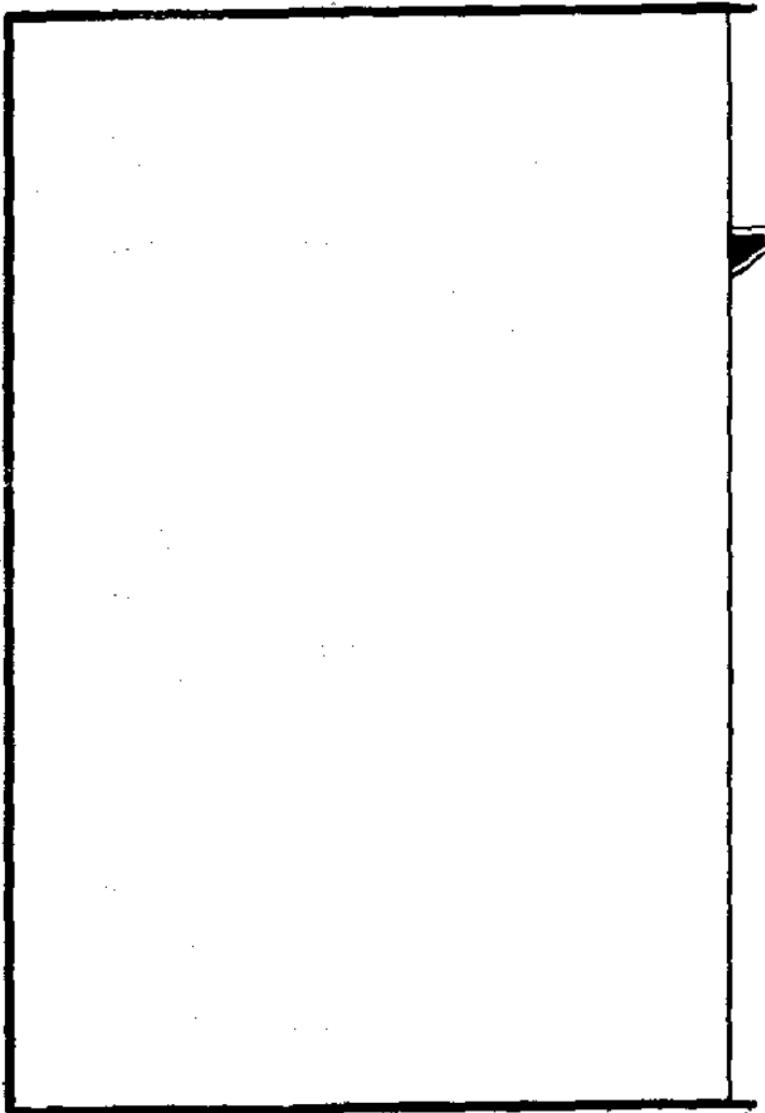
楊大眼 齊鑪射獵

韋孝寬 射還賞格



釣噃

溪坐



呂尚

周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陽遂爲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鉤每言不釣魚鼈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釣於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羨里歸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虯非虎非熊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

爲師問政。對曰。爲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爲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眾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凡百國。皆曰。紂可伐也。遂克商。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六韜爲本謀。

戰學官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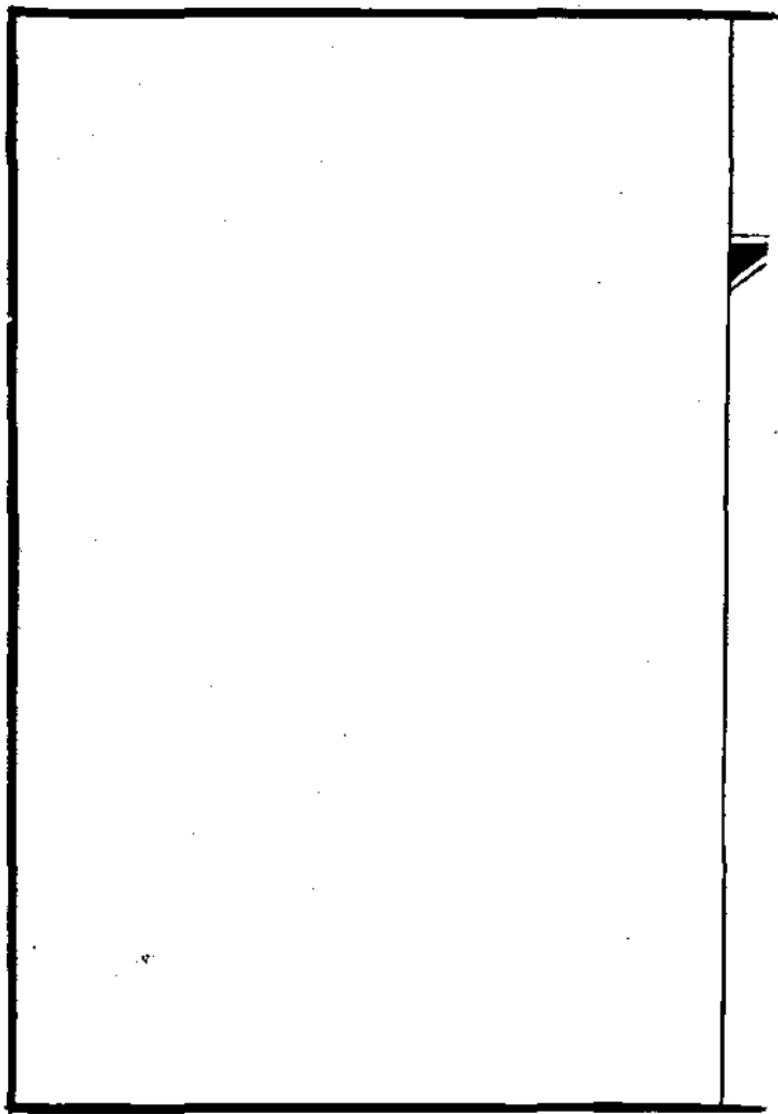


孫武 周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吳王闖廬往見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百八十人命孫子教戰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設鉄銖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

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大駭。趨使下令勿斬。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殉。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悉如紀律。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遂以爲將。

馬陵伏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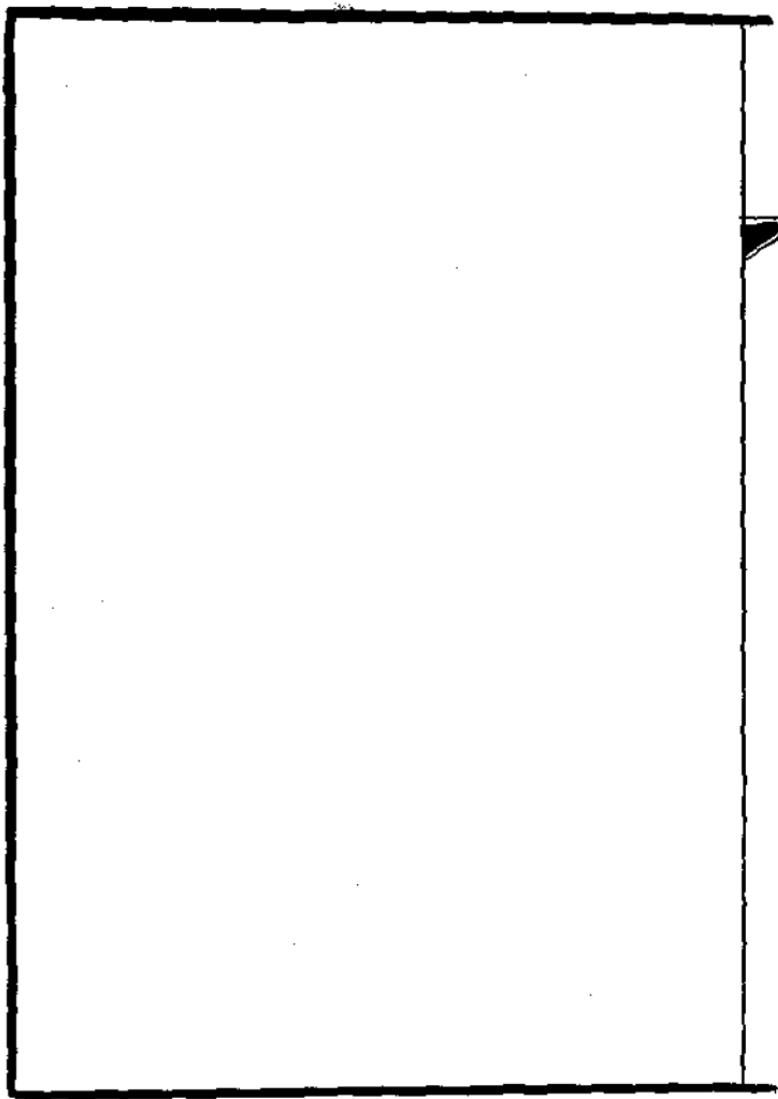
孫臏 周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與龐涓同學兵法。後歸齊。田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因謂忌曰。取君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上駒與彼中駒。取君中駒與彼下駒。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以孫臏爲能。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師。

魏使龐涓伐韓。齊威王使忌爲將。臏爲師。以救韓。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救魏。逐齊師。臏因謂忌曰。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龜明日爲五萬。又明日爲二萬。涓見之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去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賸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萬弩夾道伏。期日暮見舉火而發。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膾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濟軍上勞



樂毅 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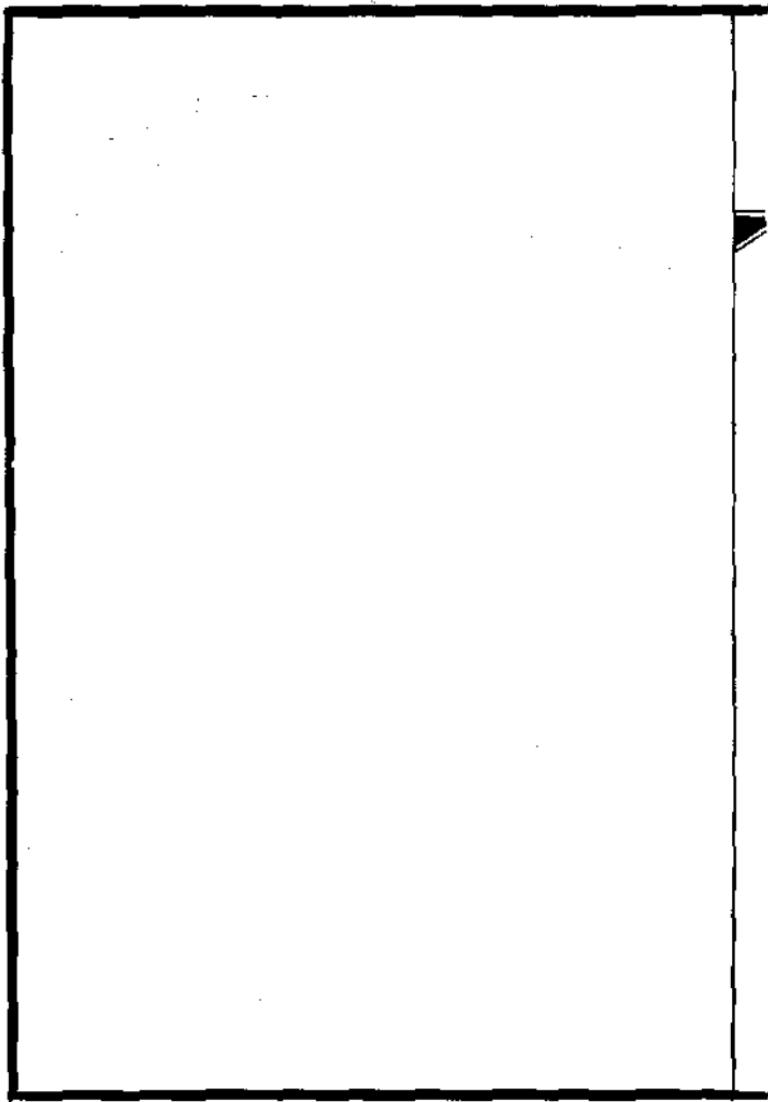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毅因請於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囉秦以伐齊之利。是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

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於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賚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牧雁

門

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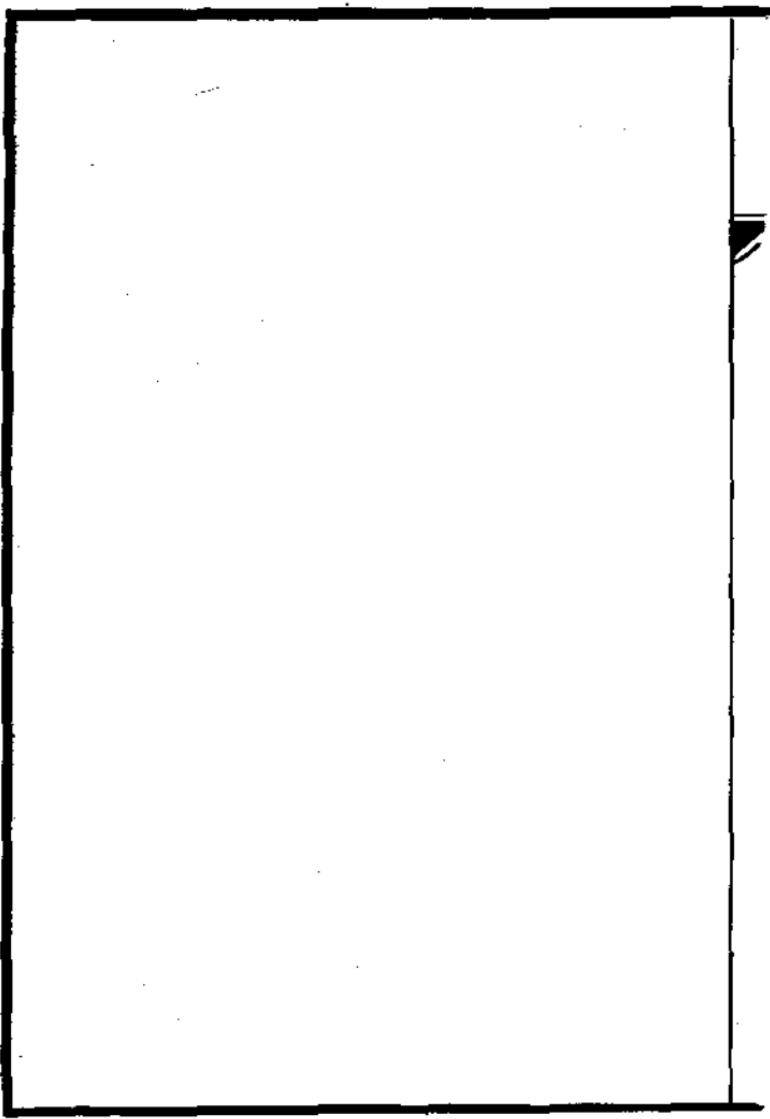
李牧

周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邊。患爲約曰。  
邊若有患急入收保邊。士願請一戰。牧乃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曾<sub>曾</sub>受<sub>受</sub>百金者。設者十萬人。悉勤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出其不意。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奔走。不敢犯趙邊境者十有餘年。



商火牛破



田單 周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燕使樂毅破齊。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令宗人盡斷其車軸末。以鐵籠之。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轍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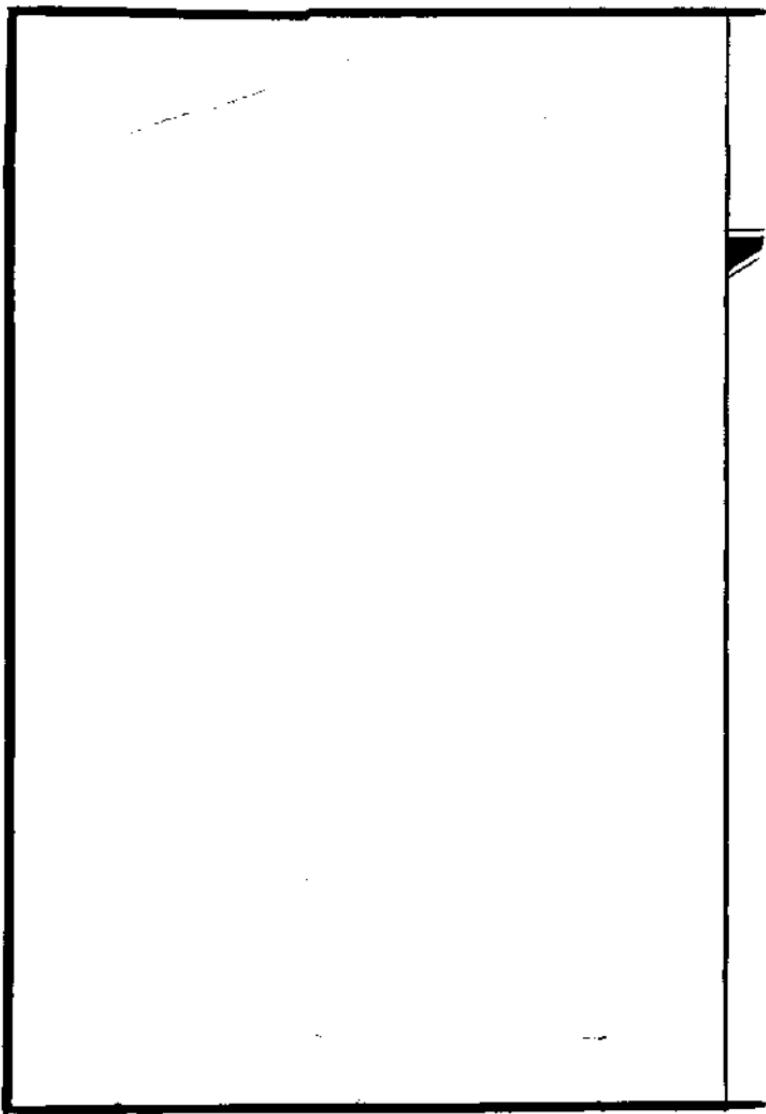
燕圍卽墨。卽墨士大夫知單鐵籠之智。遂推單爲將軍。因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卽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齊降者。盡劓。愈堅守。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恐燕人掘我城外塹墓。可爲寒心。燕人果掘燒死人。城上望見。涕泣欲戰。怒百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

伍閒令甲士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千鎰令卽墨富家賂燕將願無夷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絳衣龍文束兵於角束炬於尾燒其端夜縱牛出壯士五千隨之走燕軍燕軍大驚以爲神師也城上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震天地燕軍奔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將登

壇

拜



韓信 漢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漢王拜爲將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平旦大戰良久信佯走趙果空壁逐之

信所出奇兵二千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退還歸壁皆漢赤幟大亂漢兵夾擊之大破趙兵

淮陰少年嘗謂信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於是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後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甯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宴  
鴻  
門  
陽



樊噲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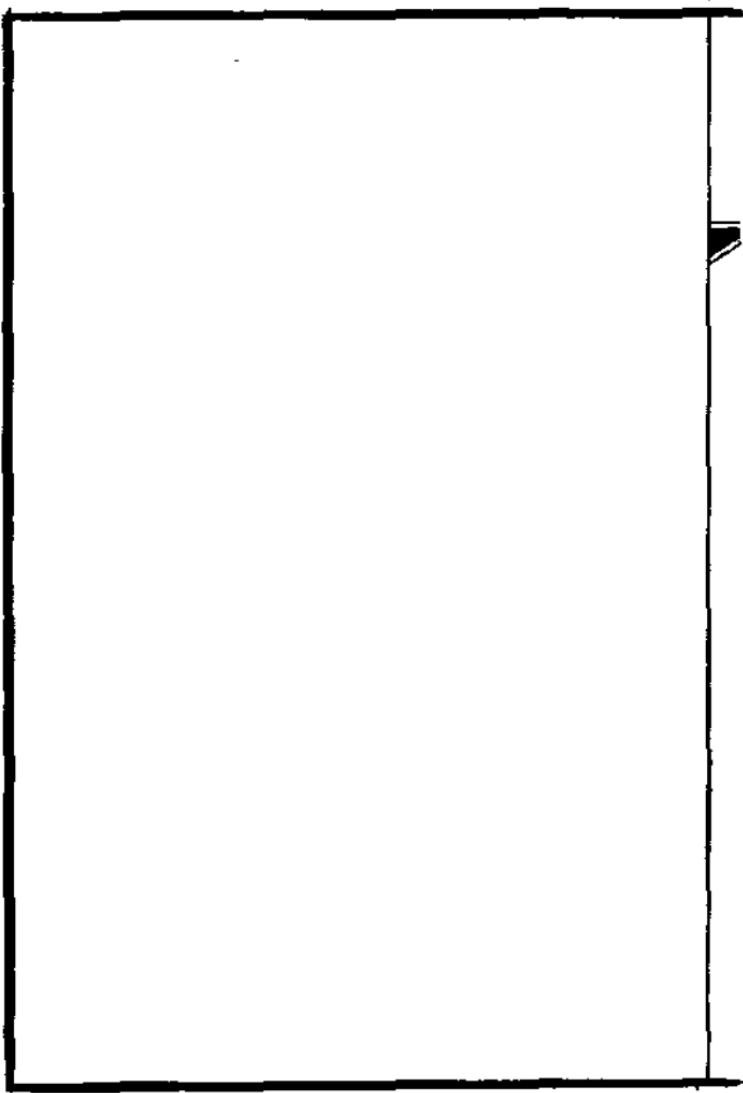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聞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噲以舍人從沛公擊章邯。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攻陽城。先登上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罪。項羽旣饗軍士。鴻門中酒。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初入營。營衛止。噲直撞入。立帳下。怒目。皆裂髮。上指冠。項羽目之間爲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也。項羽曰。

壯士。腸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  
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  
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  
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  
麾噲去。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車 級

柳

式



周亞夫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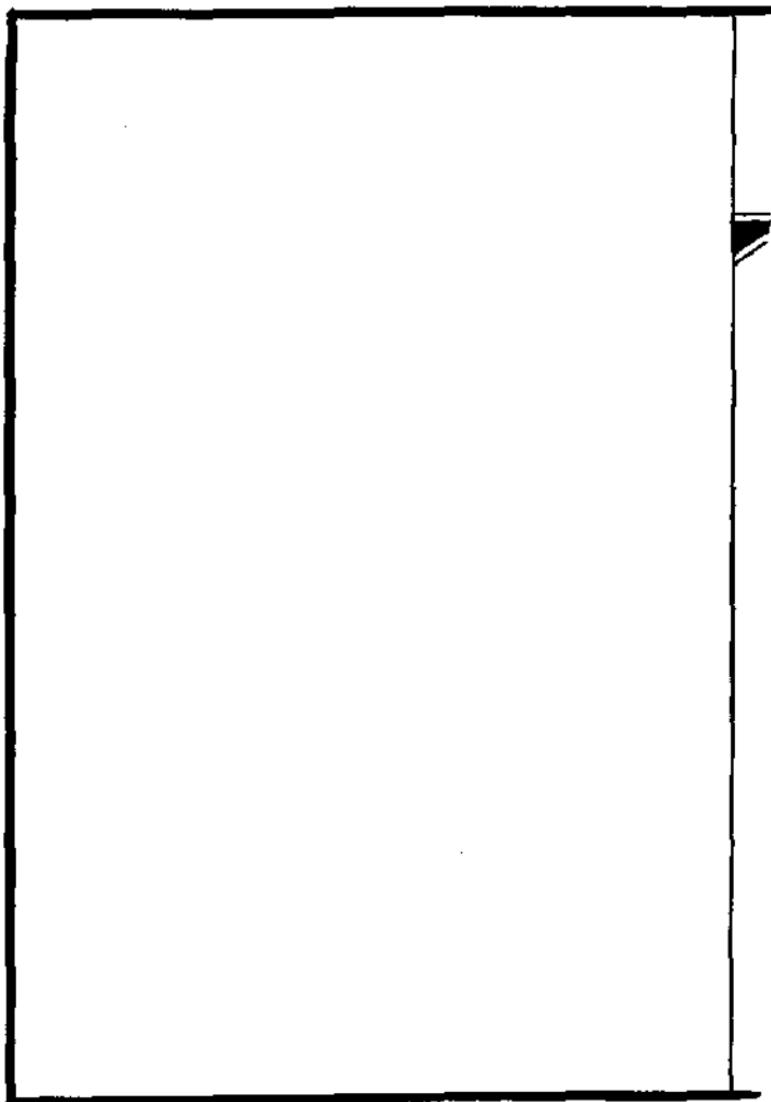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軍士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方攻梁。梁

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餓。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而吳楚平。

虎冥山射

1977年1月  
李苦



李廣 漢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漢景帝時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騎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雕者也。」乃以百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雕者也。縛之上馬。匈奴驚盡上山列陣。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胡兵至夜半皆引去。廣乃歸其大軍。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

而更射。鐵破鋒折而石不傷。

相金甘  
徒論



衛青

漢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匈奴犯邊。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

衛青擊匈奴。諸將各漸獲有功。獨蘇建以三千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車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  
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  
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

款渡

河受

百草上毒去病

三三



霍去病

漢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虜過當。封爲冠軍侯。後爲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等分道擊匈奴。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眾。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由是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旣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

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渢陰侯。  
嘉去病之功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  
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  
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愛之。

雅歌投壺



祭遵

漢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拜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

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遵卒後。遇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泡冰合滙



王霸

漢

王霸字元伯。潁州潁陽人也。光武南馳至滹沱河。王郡兵在後。候吏諱言。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帝遣霸往視之。霸返。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河水果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帝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帝卽位。拜霸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討周建。蘇茂將四千餘人救建。先遣精騎遮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軍敗奔霸營。呼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眾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敗道也。今閉營固守。捕敵無救。

其戰自倍。吾乘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夾擊。茂建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旣而賊復挑戰。霸方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賊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張荒草進



馮異

漢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道經文城。異開門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裏亭。時天寒冽。眾皆飢疲。異具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立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建武三年春。拜異爲征西大將軍。與鄧禹鄧宏共攻赤眉。異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蠻服與赤眉同伏於道

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異乘勝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

官臺望  
戰



耿弇

漢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試騎士。建旌旗。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光武時。封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步使大將軍費邑軍。厯下邑。遣其弟敢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生還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弇兵出淄水上。張步氣盛。直

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交鋒。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高  
平  
漸  
使



寇恂

漢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後拜偏將軍。及光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乃拜恂河內太守。更始將朱鮒聞光武北伐。以河內必孤。遂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軍吏諫曰。宜待眾軍畢集。乃可。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斬賈強。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大將軍耿弇圍之不克。帝親征。遣恂以璽書招降。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

命誅文。諸將曰。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恂不應。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欲降則降。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卽日開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乎。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受  
鄖  
獄  
擊



賈復

漢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爲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眾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甲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光武卽位。拜復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鄖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叩地曰。鄖最强。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鄖。帝笑曰。執金吾擊鄖。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鄖。連戰

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

軍無終奪



吳漢

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卽拜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客舍。漢卽揮兵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于清陽。諸將見漢士馬強盛。皆曰。是寧肯分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漢伐公孫述。連勝拔廣都。帝戒漢勿輕進。漢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尙

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公旣深入。又與尙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尙敗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吉十萬眾攻漢。別將萬人劫尙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圍之。漢召諸將曰。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若潛師就尙於江南。大功可立。諸將曰。諾。遂閉營三日。多立幡旗。烟火不絕。夜銜枚出與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攻江南。漢悉兵迎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

山聚米為



馬援 漢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轉游龍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頌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帝自西征蠶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魄蠶將帥有士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晰曲直昭然可曉帝曰

敵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竢眾大潰。

限城

門

鑿斷



臧宮

漢

臧宮字君翁。潁川郡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等與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反。從蜀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醒酒。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宮與岑彭破荊門。宮將降卒五萬人。時入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

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  
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  
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  
斬首溺死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  
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  
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鄭。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  
孫述。蜀地悉平。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鄧侯。

侯 投  
筆 封



班超

漢

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也。家貧常爲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都尉竇固出擊胡。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禮意甚備。後忽疎懶。超謂官屬曰。廣禮忽薄。必有北敵使來。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眾曰。死生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敵。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眾曰。善。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約曰。

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眾驚亂。遂斬北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眾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鄆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震驚。遂納子爲質。還奏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泉 疏  
勒 拜



耿恭 漢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漢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敵攻之。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神。其中瘡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眾。北人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北人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間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噴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

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金酌酒選



張奐

漢

張奐。然明墩煌酒泉也。舉賢良擢拜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莫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報卽勒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單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莫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板。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酇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

遷爲護遼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屯赤阤。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賴以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佑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道入塞寇掠，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遼中郎將。諸羌聞奐至，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居憲納之，邊境復安。

增  
追  
龜  
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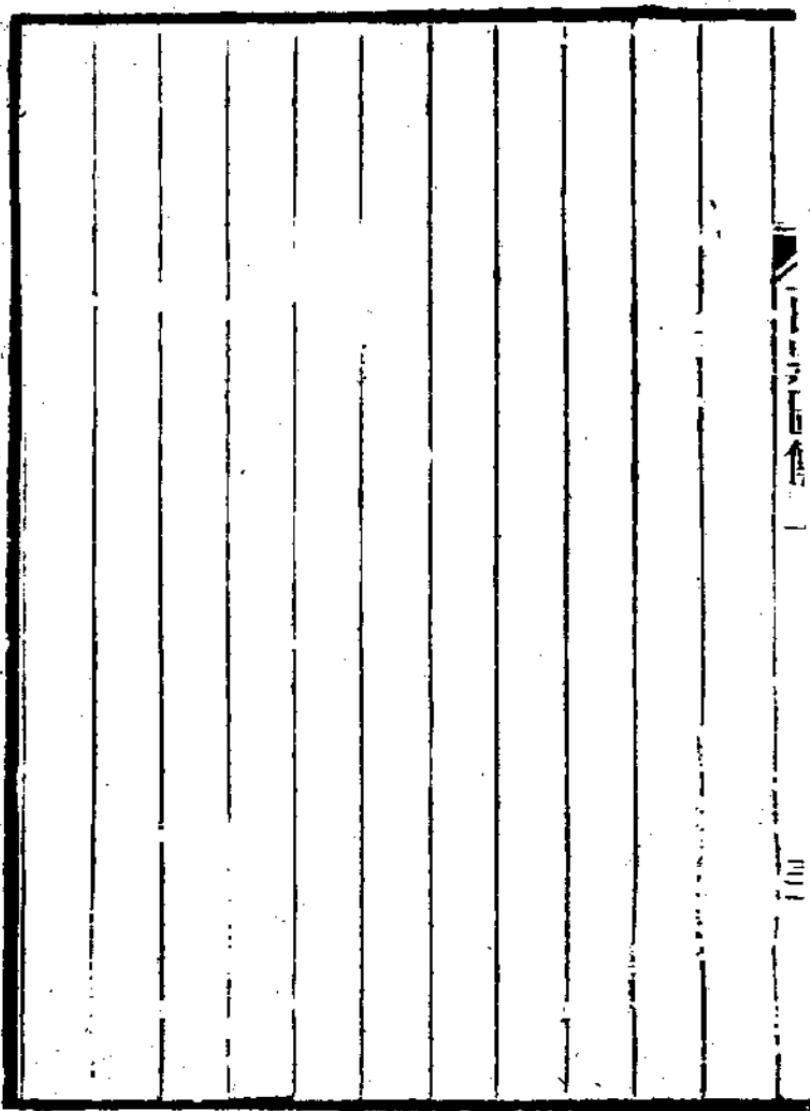


虞詡 漢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府。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制。因以詡爲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桀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舉斷天下右臂。吾知其無能爲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裘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  
爲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  
寇武都。鄧太守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  
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崎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  
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遂日  
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羌不  
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籠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  
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敵眾多。吾兵少。徐行則爲  
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籠日增。必謂郡兵來迎。  
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

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敗。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共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後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也。



張氏  
獨創  
墨戲



張飛

漢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侯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操率重兵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忽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戰。皆無近者。故遂得免。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神色自若。曰。斫頭便斫。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故所過戰克。

與先主會成都

主 廣 江 救

大英書畫社上題

題



趙雲

漢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爲先主主騎。及先主爲曹操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使掌內事。先主西征。權遣舟船迎妹。夫人將後主反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

視忠等值曹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曹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出迎著旣得入圍曹軍追至此時河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軍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以戎弩射曹軍曹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陣合  
肥  
陷



張遼

魏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武力過人。太祖征張魯。與樂進李典等守合肥。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引退。太祖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

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

素縣  
司門  
建



典韋 魏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舉。韋一手建之，一軍皆驚。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皆賊矢下如雨，韋不視。爲等人曰：「虜來十步乃告。」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

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賊史牛敬



許褚魏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後歸太祖。太祖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引入宿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

褚從太祖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

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鞚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惟偕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褚。褚目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火赤  
星  
經



周瑜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建安五年。孫策薨。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雄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瑜與張昭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服事焉。曹操新定荊州。治水軍八十萬眾。臨江東作書遺權。羣臣望風畏懼。多勸權迎降。惟瑜與魯肅執拒操之議。意與權同。蜀先主在夏口。使諸葛亮詣權。計始定。瑜與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先主俱進。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戰敗退。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舟艦。首尾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詐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以次前操。軍指望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操軍大敗，退保南郡。

神搏真戰單



太史慈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吏。避地之遼東。北海相孔融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使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夜伺閒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而賊圍益密。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明晨復出如此。無起者。於是鞭馬突圍中。馳去。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比賊知。慈行已遠。遂從備得。

精兵三千。賊聞之解圍走。

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到曲阿見繇。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不肯。但使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猝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散。後策平定宣城。進討涇西。遂見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卽署門下督。還吳。拜折衝中郎將。

山西的酒廠



甘甯 吳

甘甯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出入帶鎗民聞鈴聲卽知是甯後止不復刦頗讀書乃歸吳孫權加禮之從攻皖爲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拜折衝將軍

曹軍出濡須甯爲前部都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眾殺甯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甯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都督都督伏不肯持甯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甯甘甯尙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甯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

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甯乃領健兒百餘人。徑詣北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否。聊以觀卿胆耳。卽賜絹千匹。刀百口。

險陰

平鑒

鑒鑒



鄧艾  
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爲農民養犢。後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人多笑焉。後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

甘露四年秋諸軍征蜀姜維敗走守劍閣冬十月艾自  
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至  
爲艱險糧運物匱頻於危殆。艾以苞自裹推轉而下將  
士攀木緣崖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  
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  
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戰不利並退還艾怒曰  
存亡之分在此一舉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  
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進軍到雒遂定蜀

江鐵

鎖

沈



王濬晉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陽人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旆旗。眾竊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之。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鵠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謀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

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經造三山。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吳人遂降。

官院

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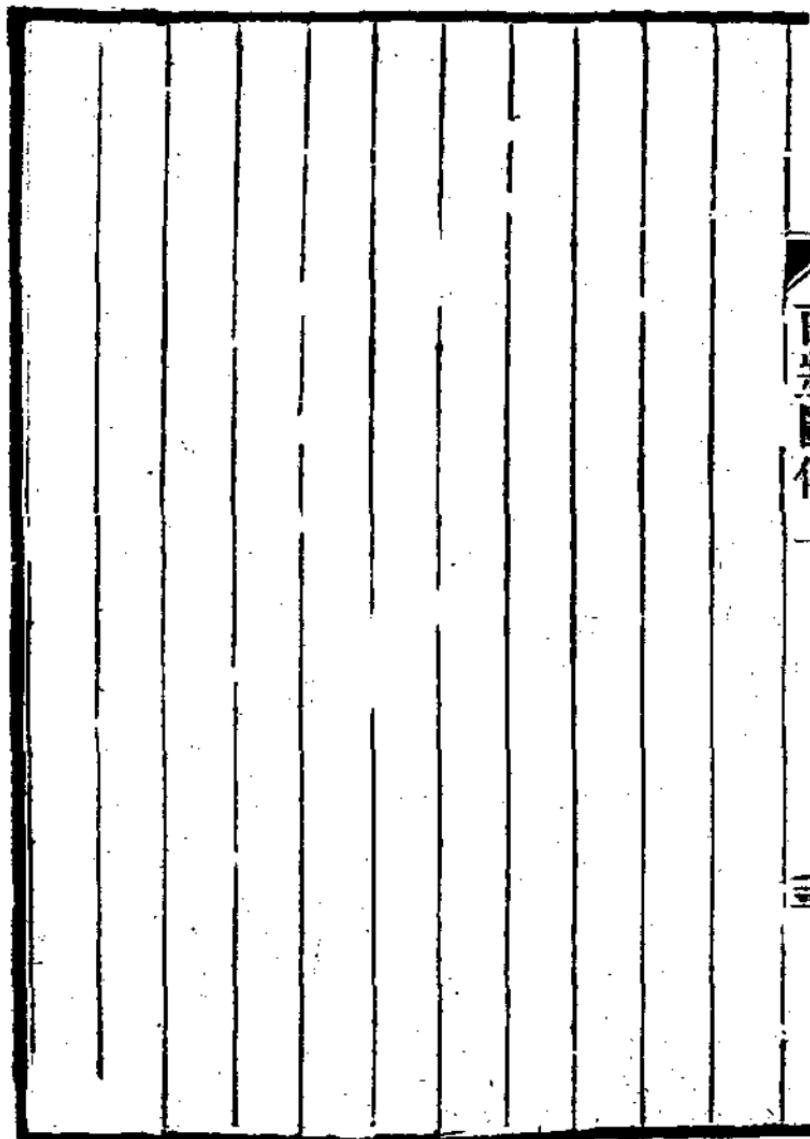
運



陶侃 答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爲廣州刺史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侃勤於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鋪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儲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周密如此

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羕羕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



長橋擣



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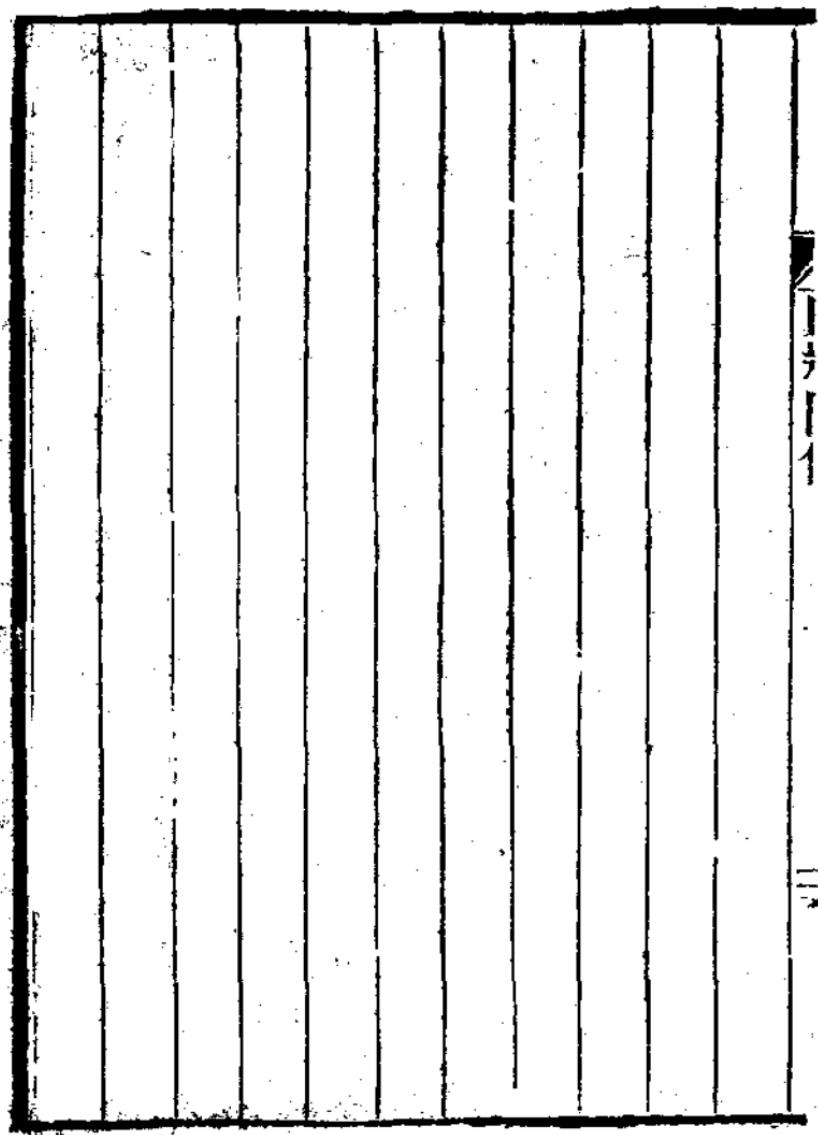
晉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

踐。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忠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

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既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形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形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

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軍人未食。形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項。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項。策謚曰孝。



單戰鐵

面

督



朱伺

音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門牙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不知書。及爲將。乃以謙恭稱。累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其持。惟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稱善。

夏口之戰。伺用鐵面白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脰。氣色不變。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走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盛。遠將軍赤幢曲

蓋。

卷之二

二八

箭 跳  
前 穗  
拔



毛寶

晉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反。  
寶領千人爲嶠前鋒。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  
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  
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曰。  
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耶。乃設變力戰。悉獲其  
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勳。上爲廬江太守。從征  
祖約。祖煥桓撫等欲襲溢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  
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赴救之未  
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仗濫惡。大爲煥撫所  
乘。寶中箭貫脾。徹葦使人蹋葦拔箭。流血滿靴。裹瘡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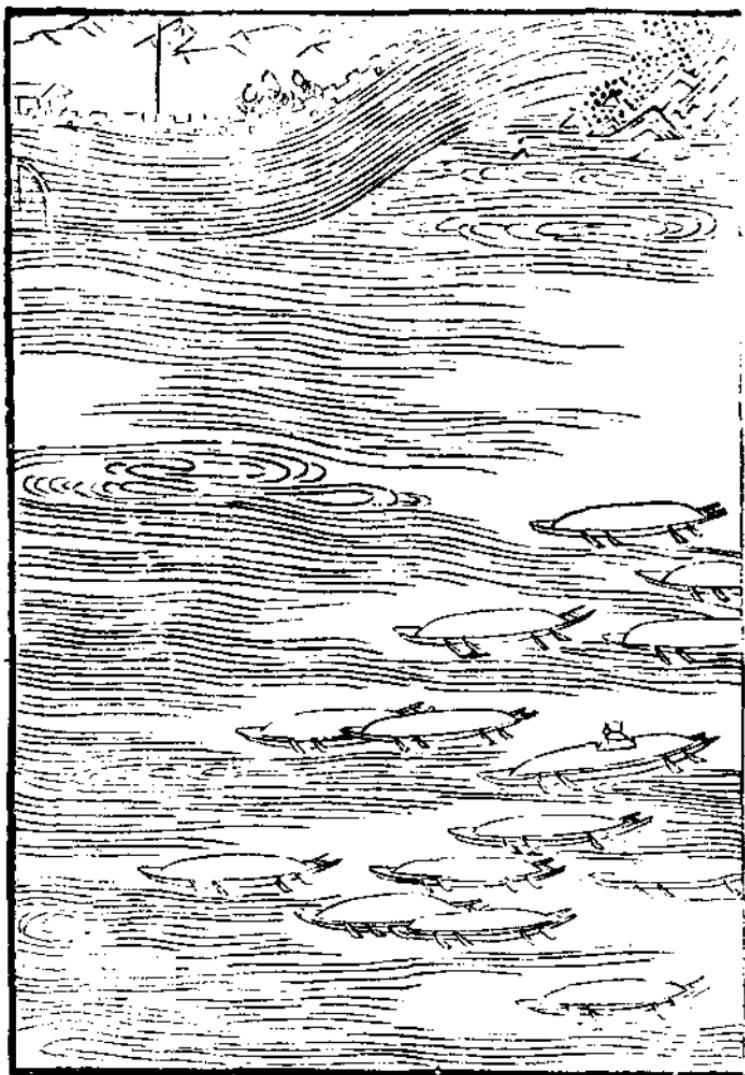
救宣至營而煥撫亦退人服其勇

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渭蒙衝派

王鎮亞

四



王鎮惡

晉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

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往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遇劉毅將朱顯之問劉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書並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親。且鬪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遂從大城東門出奔。至牛牧佛寺自縊。

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

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卽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勵將士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肉塚

間

埋



周訪

晉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

帝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柂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溢口。遺

督護繆灝。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灝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不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入。宜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

沙唱  
籌量

卷之三十一

五



檀道濟

劉宋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慨歸者甚眾。

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厯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

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

孤  
蠻  
詠



沈慶之 劉宋

沈慶之字宏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以勇聞。雍州蠻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柳元景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畏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驚相告曰。蒼頭公正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眾。

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討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下山。人提一炬燒營。

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日久。並困乏。自是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爲營戶。

象 獅 狸 禦



宗慤 劉宋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相拒。十餘人皆披靡。不得入室。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破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因此潰

亂遂克林邑得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紀。慤一毫無犯。

慤以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食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慣噉粗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吏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望  
兵  
蔡  
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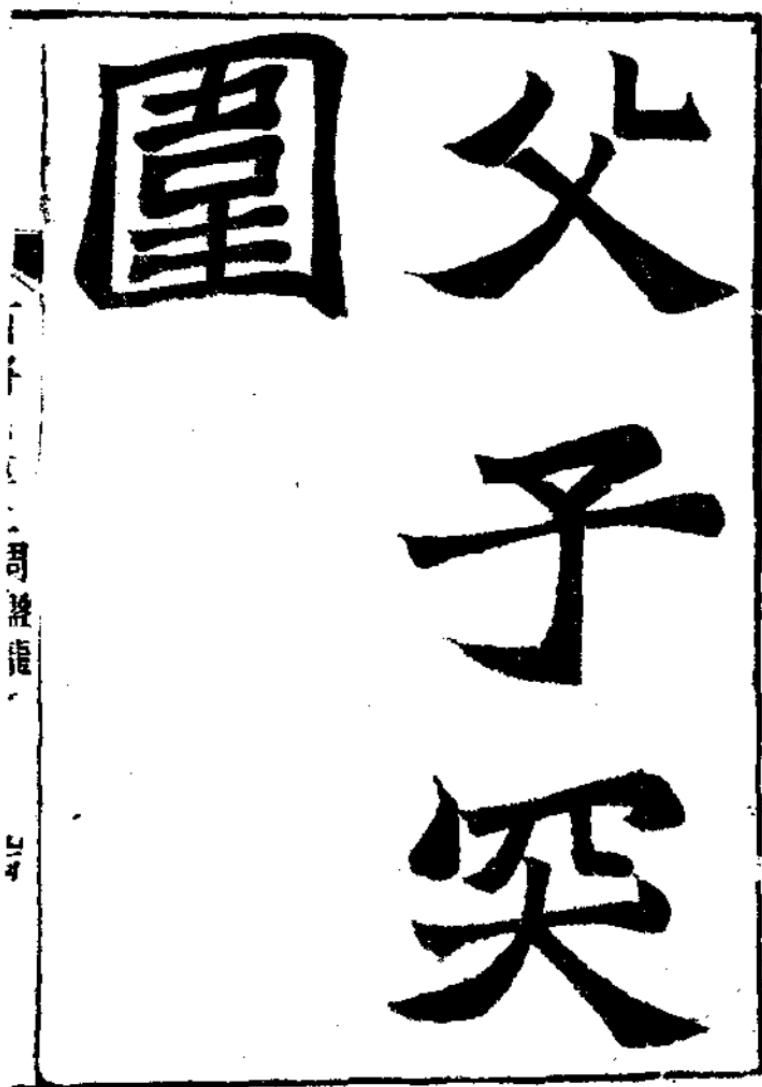


周山圖 南齊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有氣幹。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眾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豫章賊張鳳聚眾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眾。遣幢主龐嗣厚遺鳳書。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眾百餘人束手。

降除甯朔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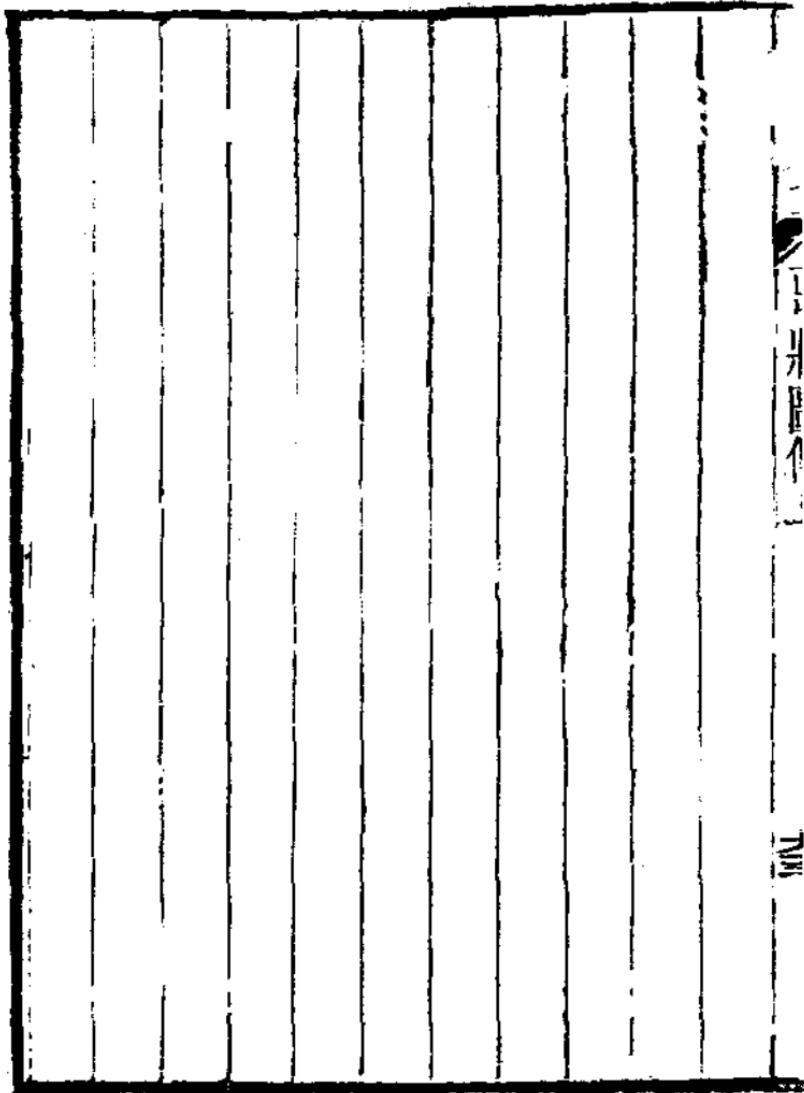




周盤龍

南齊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後爲右將軍。時魏寇維陽。圍角城。盤龍子奉叔單馬卒二百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盤龍驍名。卽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眾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虜眾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200

樹觀  
稍折



羊侃

梁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鞘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鞘上馬。左右擊刺。各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鞘爲折樹鞘。

侯景反。逼城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懼虛。彼來必倒。可因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以疾卒。

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獵齊  
金熙  
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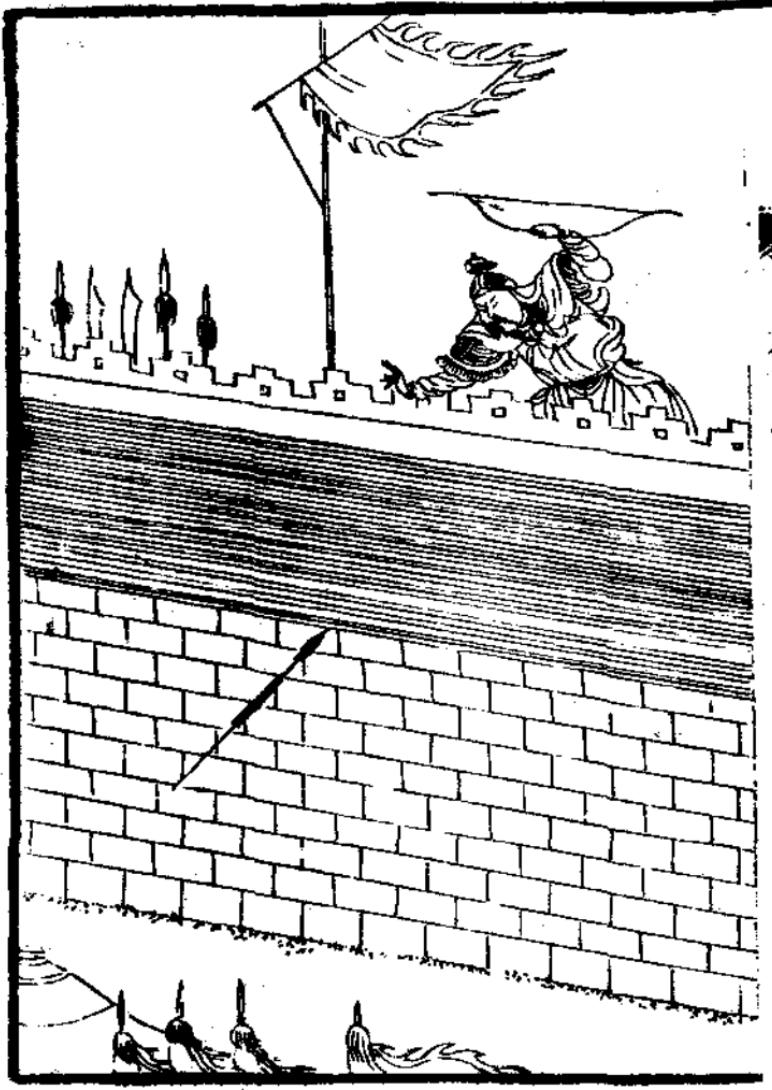
楊大眼

元魏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尙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沖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所經戰陣。勇冠六軍。以功封安成縣子。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大眼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明帝時。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

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涕。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北淯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大眼雖不學恒遺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射還賞格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行宜陽郡事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諭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嶠澗遂清齊神武高歡領東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百將圖傳下目錄

楊素 岐亭攻柵

韓擒虎 威臨突厥

史萬歲 軍騎賭勝

長孫晟 一箭雙雕

沈光 援竿繫索

柴紹 對開幕府

尉遲恭 殿前奪稍

薛仁貴 天山三箭

郭子儀 免胄見酋

李光弼 策降二將

白孝德 登隄斬將

南霽雲 射蒿辨賊

雷萬春 雍邱固守

韓游瓊 火焚攻具

崔甯 寶輿迎捷

李嗣業 祖呼決陣

馬燧 披心示賊

渾瑊 隘陷雲梁

李晟 錦裘督戰

李愬 裳鞬謁道

石雄 欠城出擊

柴再用

林中奪馬

周德威

鉢中夜叉

王彥章

棘林赤腳

曹彬

焚香禁殺

曹璋

邀客按邊

狄青

微服度關

楊延昭

注水冰城

宗澤

單騎赴州

岳飛

水戰楊么

韓世忠

桴鼓助戰

楊存中

任城血戰

劉錡 涡口占風

吳玠 黃柑遺敵

吳璘 新立壘陣

曲端 點軍縱鴿

王德 入府縛酋

畢再遇 建旗駭敵

李寶 酒止風

魏勝 據關飲宴

伯顏 迴軍斬將

史弼 里門舉獮

徐達 伏階稱罪

常遇春 超登采石

李文忠 磨退女樂

傅友德 一鼓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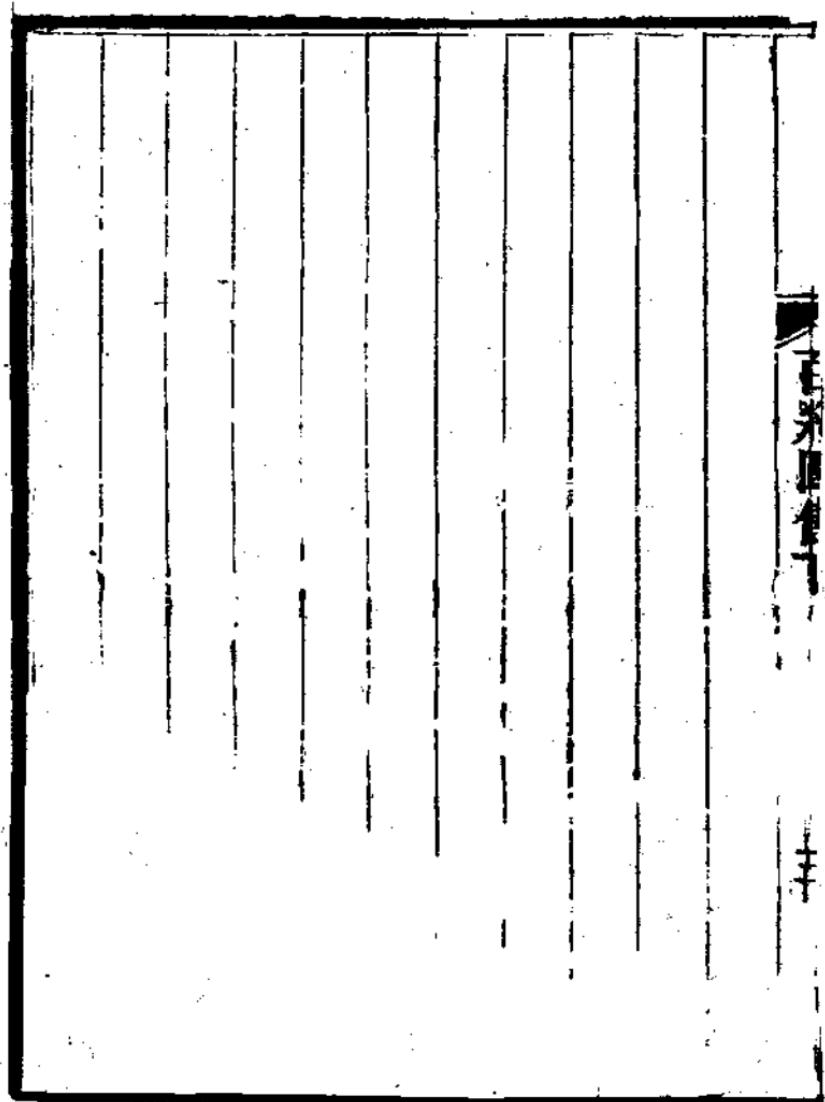
沐英 白石濟師

沈希儀 立斬三酋

俞大猷 樓船擊倭

戚繼光 陣演鴛鴦

秦良玉 平臺賜綵



岐山故里



楊素  
隋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隋高祖圖江表。拜素信州總管。爲行軍元帥。乃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丈。容戰士八百人。旗幟羅列於上。水軍乘下。舳艤蔽江。旗甲耀日。素坐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大將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

漢王諒反。素率眾討諒。諒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

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眾。遂進逼井州。諒窮蹙出降。餘黨悉平。

歌威

臨

哭



韓擒虎 隋

韓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開皇初隋高祖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陳人大駭。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平陳之際。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突厥來朝。高祖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無何其隣母

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寢疾數日而卒。

勝單

騎

賭



史萬歲

隋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從梁士彥擊尉遲。迴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應弦而落。及與尉遲迴遇。每戰先登。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遺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選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引軍遁去。

高智慧等作亂。萬歲率眾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爲沒。萬歲以信使不通。乃

置書竹筒。浮之於水。汲者得之。始得耗。上其事。高祖嗟。  
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

南甯夷爨翫復叛。命萬歲率眾擊之。賊屯要害。皆被擊  
破。進拔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萬歲臨陣對  
敵。應變無窮。當時號爲良將。

周易一

箭首雙



長孫晟

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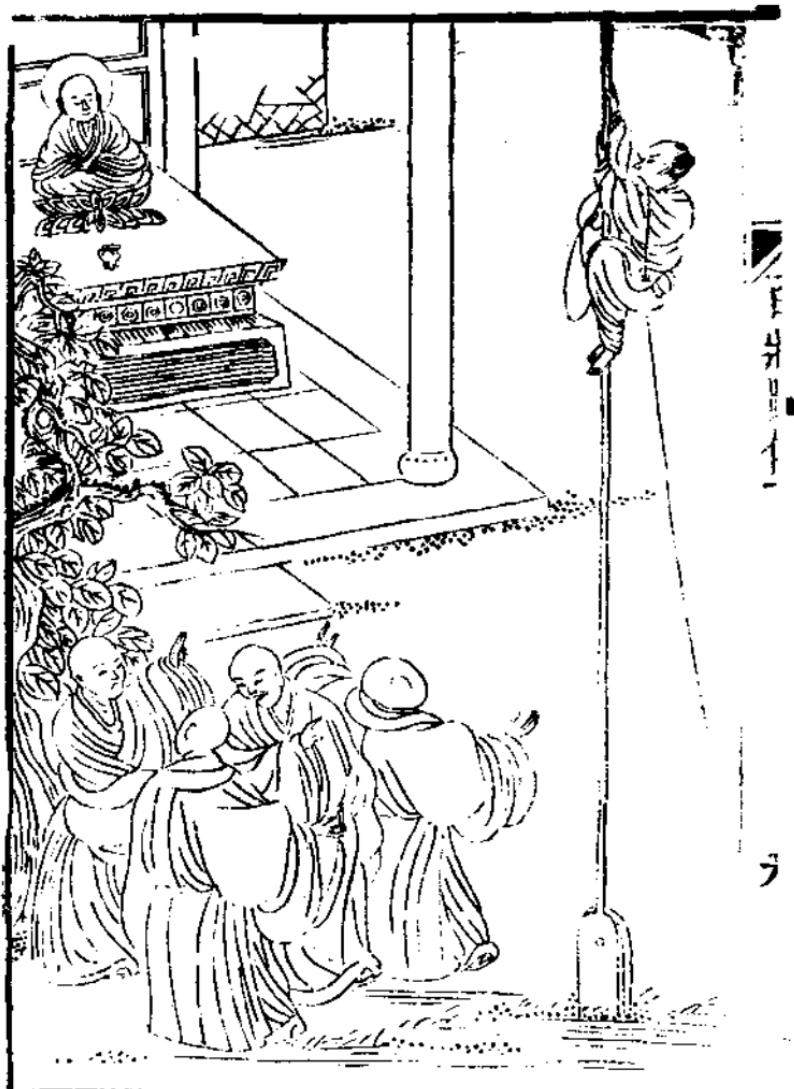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女妻之。妙選驍勇充使，因遣晟副。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攝圖獨愛晟。每共游獵，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晟馳往遇雕，相攫一發，雙貫焉。

晟說突厥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大戰於大長城下，染干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謀投突厥。晟知懷貳，密遣使入伏遠鎮，遽舉四烽。染干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則舉四烽。」

四烽耳。染干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寶領其眾，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

隋文帝賜彌豆可汗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突厥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願入其朋。」帝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突厥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皆應丸而落。

索 拐 竿 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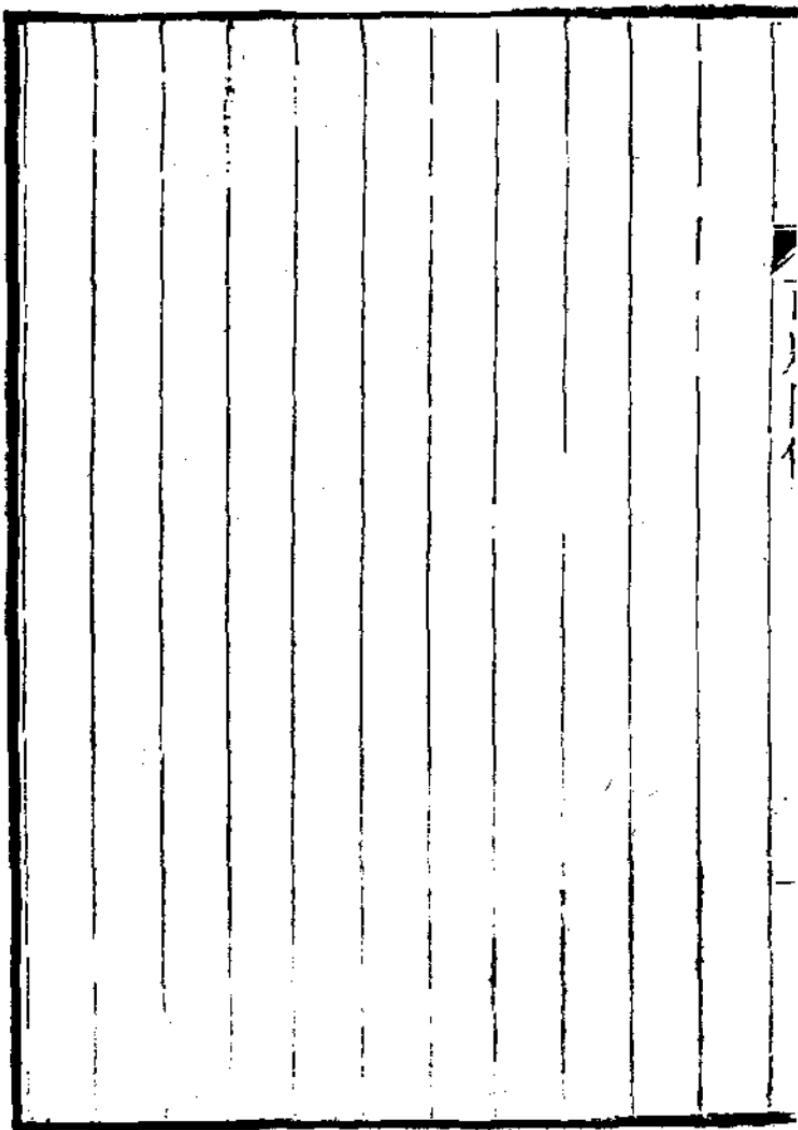


沈光

隋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最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計耳。諸僧驚喜。因與之先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光預焉。從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短兵接殺。殺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絇。光接而復上。帝見壯異之。卽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



府對

開

幕



柴紹

唐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閻道。迎調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毅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繞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

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卽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  
計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黨項寇  
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  
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  
騎從後掩擊。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  
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既  
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

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  
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道走并  
州。主奔鄆。發家貲招數百人應帝。因略地。盪厔。武功始  
平。下之。乃申法誓眾。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

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竝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卽位以功給賚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於古有邪宜用之



稍殿

前奪



尉遲恭

唐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初從宋金剛。後與尋相降秦王。及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秦王曰不然。恭如叛。甯後尋相耶。因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卽獵榆巢。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顧曰。眾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速耶。隱太子嘗以書招恭。金皿一車。恭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

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恭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刀與之校，恭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乃大服。」

箭天山三



薛仁貴 唐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特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眾。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遷右領軍中郎將。

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

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囁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免  
首  
見  
宵



郭子儀 唐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功至中書令。帝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眾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諫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胄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糾合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眾。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

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

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眾追蹤。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勝計。



將策降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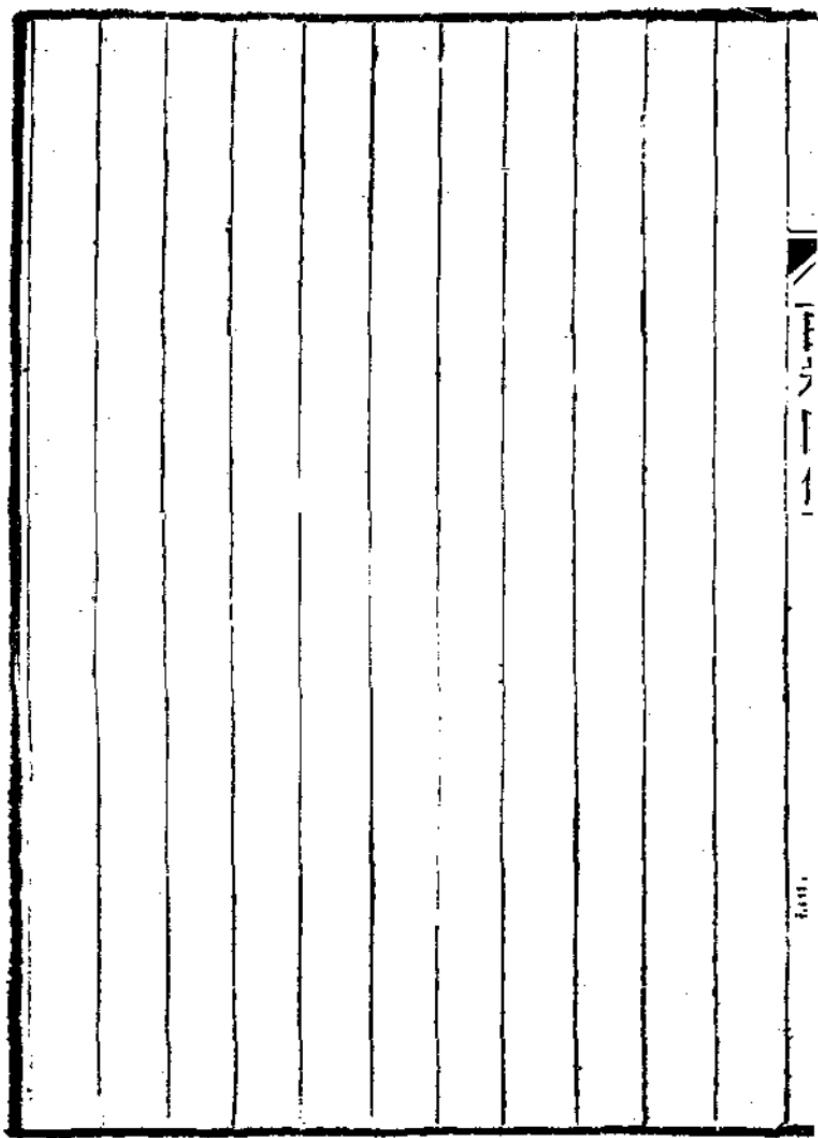
李光弼

唐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略。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眾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眾。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櫺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慚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覩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

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光弼移軍河陽。賊帥周摯與安太清合兵二萬攻之。光弼執大旗令眾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煖望陣。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易壯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又有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擊。賊眾奔敗。擒周摯。太清逸。襲懷州。守之。光弼圍懷州。思明來救。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將雍希顥守。戒之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刦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羈怪語無倫。是

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將皆服光弼治軍嚴重謀定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卒年五十七謚武穆



將登限漸



白孝德

唐

白孝德安西人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鬪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搖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謫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

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甯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眾。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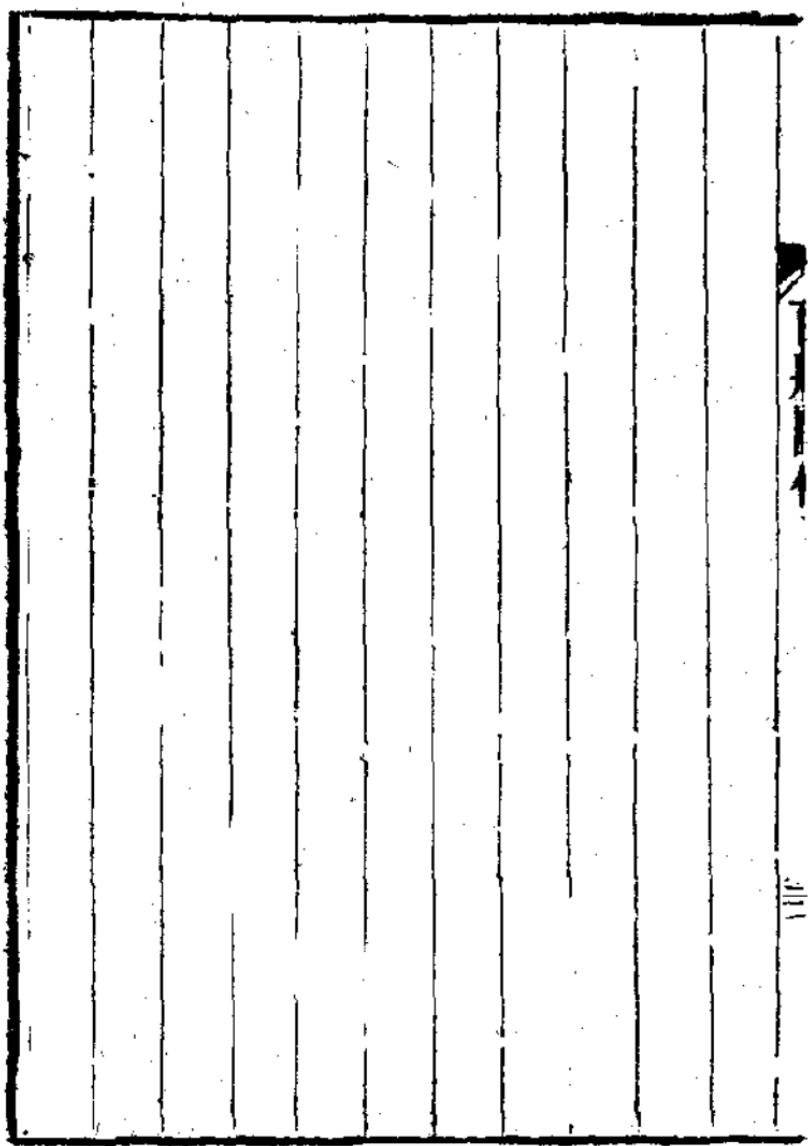
賦射高辨



南霽雲

唐

南霽雲。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招巡所。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慶apse將尹子琦。圍睢陽。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



守淮邱  
因



雷萬春

唐

雷萬春者不詳其所來事張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



# 火焚政具



韓游瓌

唐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累進鄉甯節度使。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朱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崔文秀曰。吾壁於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近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眾。彼能分以亢我。餘眾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強卒。安能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眾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旣而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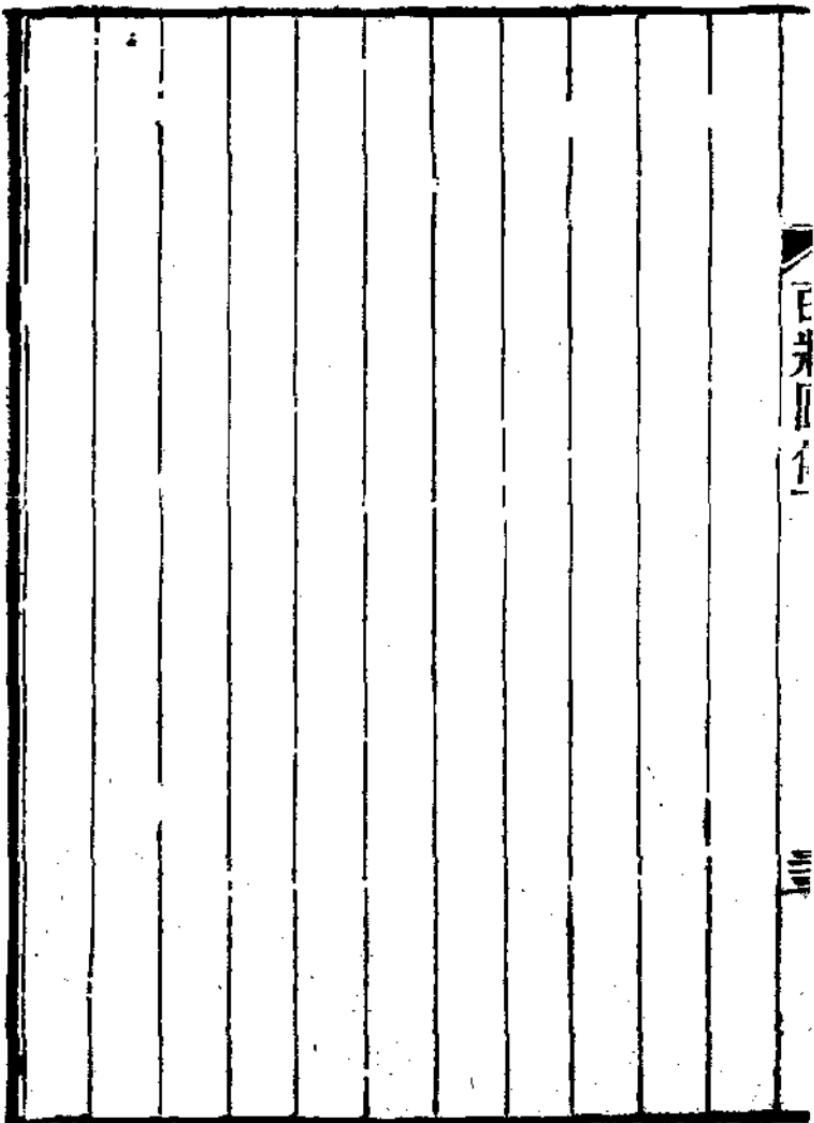
謀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以銳士三百傅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懷光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與渾瑊分阨京西要險。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懷光寇同州。游瓌率兵敗賊於屯。遂會渾瑊。馬燧圍蒲城。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

捷寶興迎



崔甯 唐

崔甯。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以步卒事鮮于仲通。累功爲刺史。嚴武爲劍南節度。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武遣甯將而西。旣薄城。賊皆累石城下。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餘。謀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振地數百里。虜眾驚相謂曰。甯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舉迎入成都。以夸於軍。



陣祖呼決



李嗣業

唐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臂力絕眾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徒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卒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

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卽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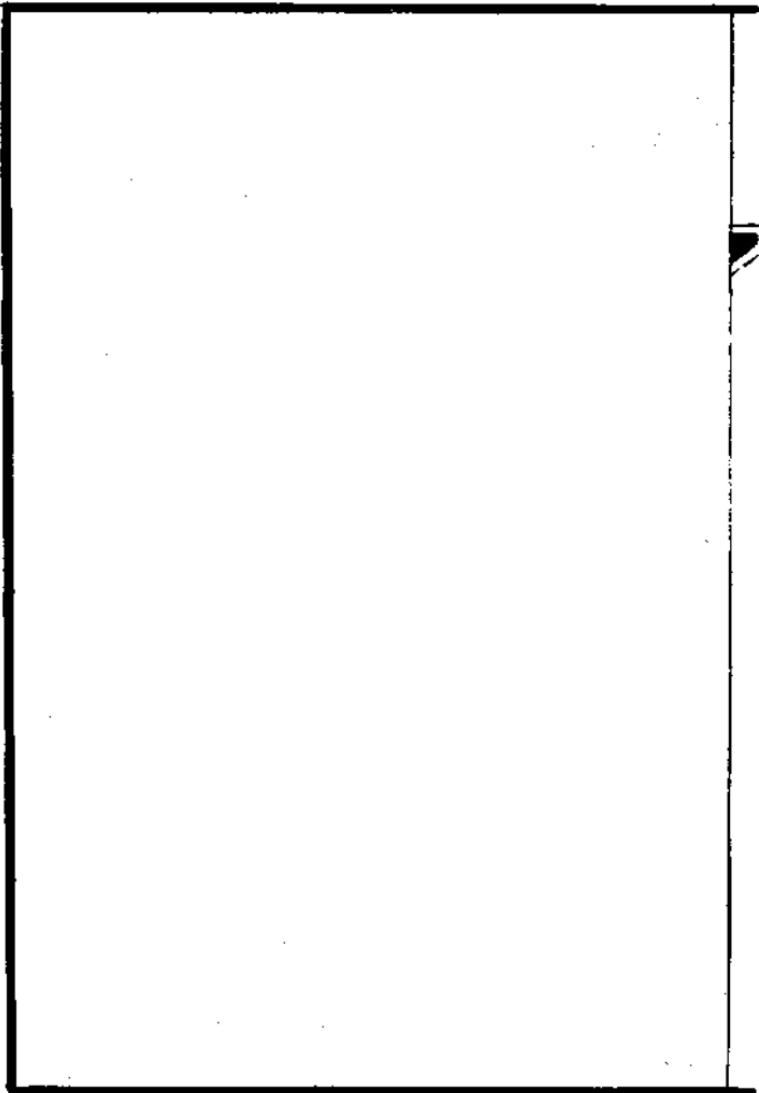
於數萬眾事之濟否固在卿輩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當蹈萬死取一生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去遂平長安

皮被成敗

心示

馬騮  
卷之二

名詞



馬燧 唐

馬燧字洵美。汝州鄭城人。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今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竇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略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

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眾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  
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  
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  
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  
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眾降燧以數  
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歎曰嘗疑  
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  
燧兵濟河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

梁陵

留

雲



渾城 唐

渾城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城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耶？是歲立跳蕩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騎島。其勇常冠軍大。厯七年吐蕃盜塞深入，城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城引眾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城，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

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矢石四集。

晝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帝與城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木囊爲鄣。指城東北周置木廬。運薪土將塞隍。城與防城使仲莊。瑞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城。但以忠義感卒。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墮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恐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

單戰錦  
來督



李晟

唐

李晟。洮州臨漳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  
酋乘城殺傷士卒甚眾。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  
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歷初。吐蕃寇  
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  
以眾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  
定泰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

李懷光方軍。或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  
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袞。指顧陣前。  
懷光望見異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哉。晟  
曰。昔在涇原。士頗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朱泚反。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遷士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圖所向。眾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來。是天誘之矣。遂勒兵急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

道  
索  
尋  
謁



李愬 唐

李愬字允直，晟之子。有算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命愬爲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堠，部伍或有言者。愬曰：「吾不使賊震而備，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蔡人以愬非夙所畏，遂易之。愬務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且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猜僞，一一皆曉之。居半載，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

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吳秀琳降。憲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與憲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輕易官軍。憲謀祐護。穰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憲不聽。以爲客。待聞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憚然。憲力難獨完。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憲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

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祐捧檄鳴咽。  
諸將乃不敢言。始定襲蔡之謀。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  
銳卒屯洞曲以抗光顏。想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  
見裴度告師期。師夜起。祐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想率中  
軍繼進。會大雪。凜風裂膚。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始  
發吏請所向。想曰。入蔡州取吳元濟。皆失色。監軍使者  
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想。人人不敢自爲計。想分輕兵  
斷橋以絕洞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  
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想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  
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  
如。黎明雪止。想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檣送京師。乃

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憲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憲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憲謁。蔡人聳觀。

擊穴城出



石雄

唐

石雄。徐州牙校也。勇敢善戰。氣凌三軍。會昌三年。廻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雄受沔教。自選勁騎得沙陁李國昌三部落。兼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取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旣入城。登堞見虜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堞者訊之。知爲公主帳。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遜明城上立旗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卒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於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

雄沈勇徇義。臨財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知奮發。

馬林中奪



柴再用 五代

柴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勛亂。舉族避地。祖訓鼓不能去。惟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藉韁而臥。寢既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遂奪馬而歸。

楊渥襲位。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矟伍。拾戰敗艦破木滿。再用爲長矟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僧爲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

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真爲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累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太和七年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又金自  
中野



周德威

五代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情。事晉爲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距柏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賊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值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眾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騎利於平州廣野。今軍河上。追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亦以德

威之言爲是。適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梁。  
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鄗邑。德威進兵叩梁營挑戰。景  
仁悉兵與德威轉戰於鄗南。兩軍皆陣。莊宗望而喜曰。  
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卽欲進兵。德威諫曰。  
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暇齋糗。縱其能齋。亦  
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飢。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  
勝者。諸將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  
進。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軍既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  
大敗之。自鄗退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



胎  
棘  
林  
赤

王彥章

五



王彥章

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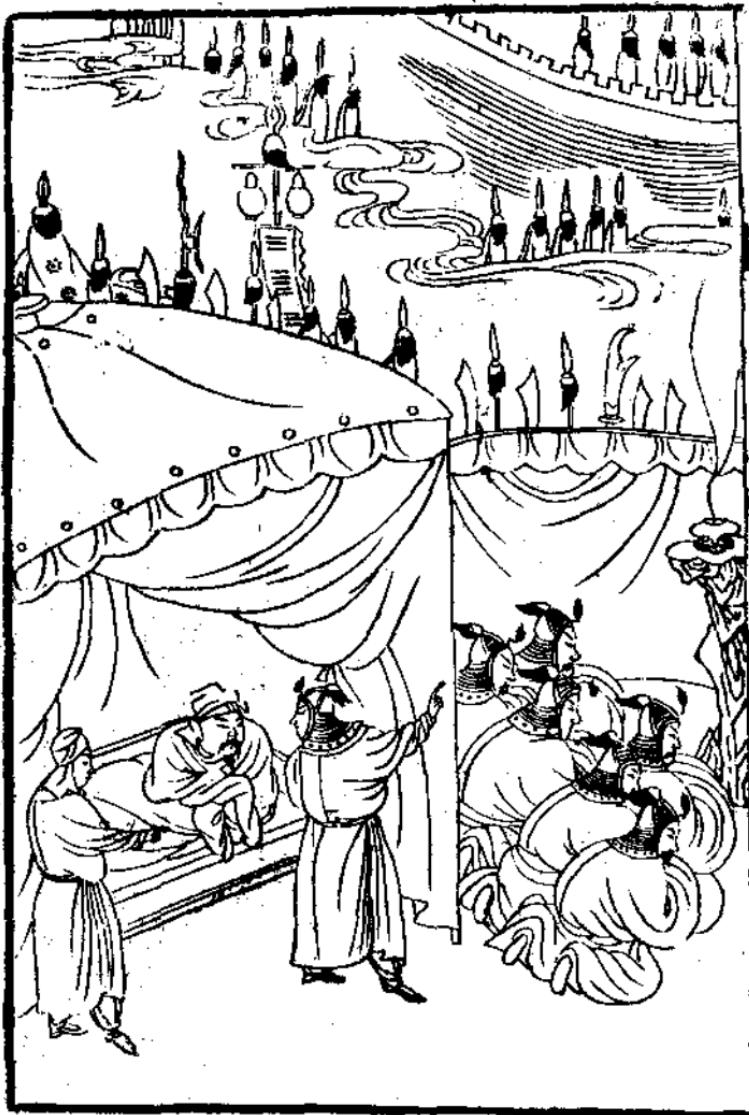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縣人也。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人號王鐵槍。梁自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晉已盡有河北。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帝問破敵之期。彥章以三日對。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石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焉。時晉

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爲長。眾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夫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初以爲戲。而彥章果然。眾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

關雞小兒何足畏。後以傷重馬踣爲晉將夏魯奇所擒。  
莊宗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曰：  
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  
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我智力所及。莊宗惻然，親賜  
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令中使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  
皮，人死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  
何待？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遂  
遇害。年六十一。



殺焚香禁



曹彬 宋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奇人也。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

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採路絕，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誓以仁。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卽愈。又明日，城陷，李煜面縛就檜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異。彼若能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果如其言，眾皆服其識量。」

漫遊客按



曹瑋  
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知渭州。時年十九。嘗出戰。小捷。敵引去。瑋偵相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敵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敵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鼓軍而進。大破之。因謂其下曰。吾知敵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違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吾以此取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卽斬叛者投其首於境上。瑋所募弓箭。

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項令獲課後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羨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璋。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

關微

服

度



狄青

宋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時偏將屢敗。士卒畏怯。惟青願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曆曬咩歲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又城喬子谷。築大郎等堡。皆阨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

尹洙爲經略叛官。與青談兵。善之。薦於經略韓琦。范仲淹曰。將材也。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奮起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

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湧耳。臣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張立甚久。而青尙未坐。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失青所在。諸將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城注

水冰



楊延昭宋

楊延昭。業之子也。用業蔭補供奉官。業之死。太宗憫之。擢延昭崇儀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虜攻之甚急。眾心危懼。延昭集城下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近。虜遂解去。拜莫州刺史。契丹復寇邊。延昭伏銳兵於羊山之西。自北擊之。且戰且止。伏發虜敗。獲其名王。兩首以獻。進團練使。卒年五十七。延昭智勇善戰。沉嘿寡言。平居未嘗問及家事。所得奉賜。均遺士卒。奉己簡易。出入騎從。如軍校法。號令嚴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衣。暑不張蓋。遇敵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樂爲之用。威振異域。

守邊二十餘年。虜人畏之。呼爲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殞泣。

單騎赴



宗澤

未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單騎就道。至磁州。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金人遣數千騎叩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

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金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澤屢敗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么水

單戰

楊



卷之三

三

岳飛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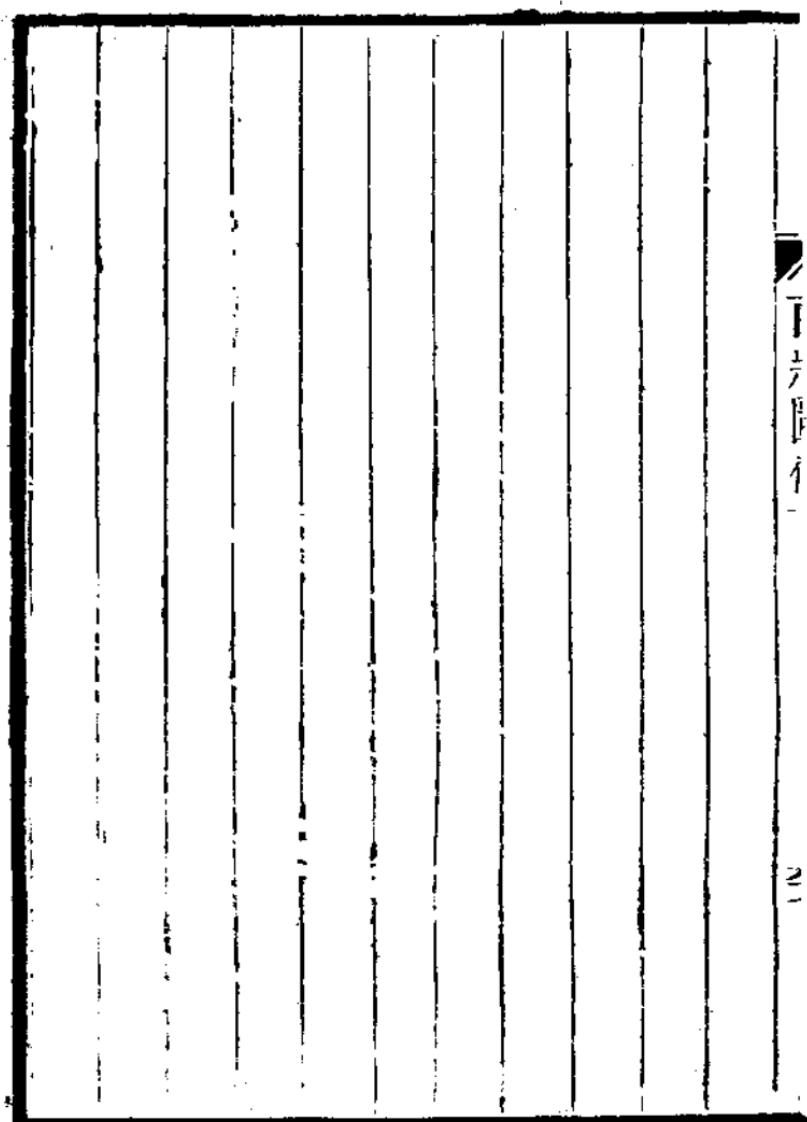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  
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  
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真定宣撫劉韞募敢  
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効。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  
先遣卒僞爲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  
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  
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洞庭湖賊楊么。負固不服。高宗命飛招捕之。飛先遣使  
曉諭之。賊黨黃佐降。佐因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  
貴等。又招楊欽來降。飛復入湖夜掩賊營。公方浮舟湖

中以輪激木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溝汊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難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皮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中牛皋擒斬之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是言爲讖

金人攻亳高宗命飛馳援飛先遣諸將分道出援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鏗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

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飛至孝。母死。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帝嘗欲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戰 桨  
鼓 助



韓世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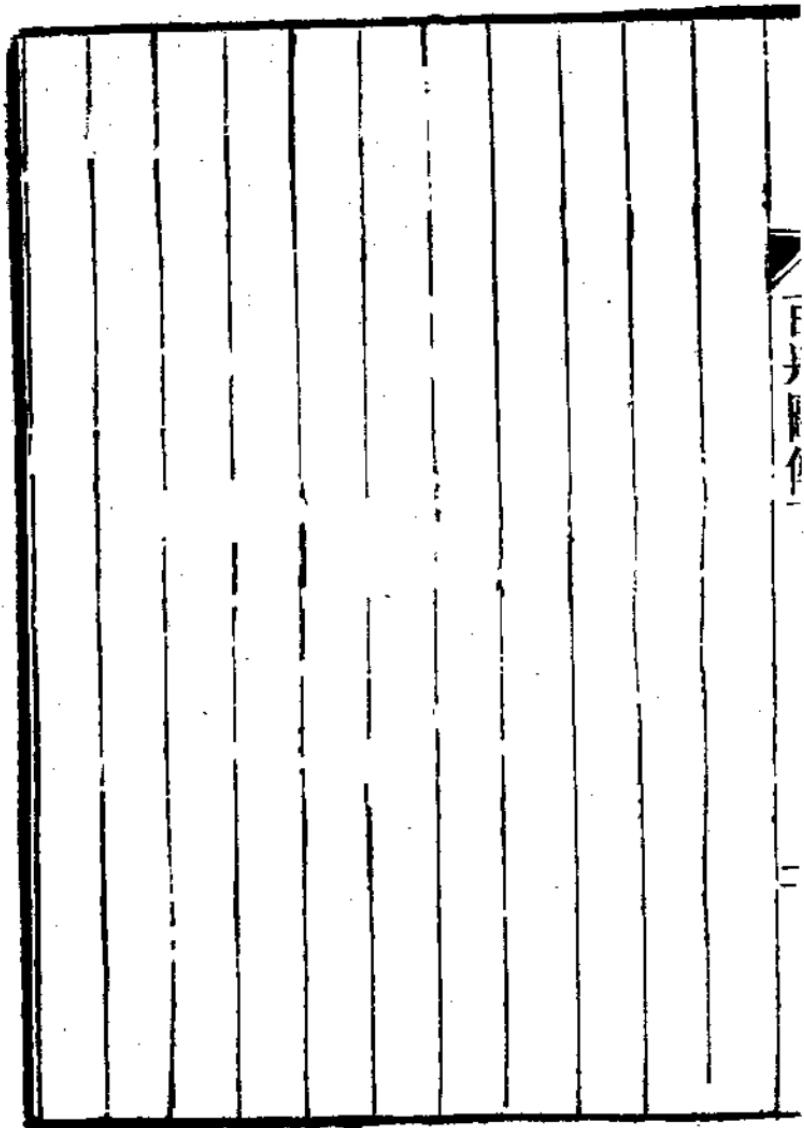
宋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鷺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金兀朮將入侵。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還保江陰。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軍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約日大戰。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軍江南。終不得渡。世忠與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又以海艘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

繩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乃潛鑿渠三十里。絕江遁去。梁夫人者。本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急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眾。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世忠。遂告其母。約爲夫婦。及黃天蕩之役。兀朮遁去。夫人疏劾世忠失機。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駐大儀。當敵。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金人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

軍亂我軍造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脣下斫馬足  
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  
捷孚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  
藉溺死甚眾世忠在安化軍時至披草萊立軍府與士  
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蒲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  
巾幘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



任城戰單



楊存中 宋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魁梧沈鷺少警敏。日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善騎射。學孫吳兵法。語人曰。大丈夫當立取功名。不能俯首爲腐儒也。宣和末。應募擊山東河北盜。積功至忠翊郎。勤王兵起。存中以萬卒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俊薦之。高宗召見。賜以袍帶。嘗以數騎入任城殺賊李昱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胄盡赤壯之。亟呼酒曰。酌此血漢。累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軍。存中固辭。言神武諸帥如韓張名望至重。臣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上不許。

劉猊犯定遠縣。存中引兵二千襲敗之。越家坊既又遇

於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復引勁騎五千。使統制吳錫突其陣。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破賊。陣亂。賊錯愕駭視。遂大敗。覩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鬚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從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所得賊舟車無算。捷聞。遣中使勞賜。論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

兀朮圍濠州。詔爲宣撫副使。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兀朮戰於柘皋。敗之。金人死者萬計。錄功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尋拜少傅。以保傅爲管軍。自存中始罷爲

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孝宗立復起爲御營使時議割和尚原以畀金人存巾言此隴右要地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存之則可下兵秦雍曩時吳璘常力爭之今臣不言非特負陛下亦媿於璘也

金人分攻淮甸詔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陞辭命坐賜玉鞍勒存中至集諸將調護之令更相應援不宜獨守分地帝賜札褒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功也金兵駐揚州或勸渡江進擊輒不應惟臨江固壘以老之尋許請盟

乾道元年以太師致仕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恭存中爲人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

衛出入四十餘年。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選才勇。  
不私部曲。嘗以克敵弓。雖勁而蹶張最難。以己意創馬  
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風 潤

口

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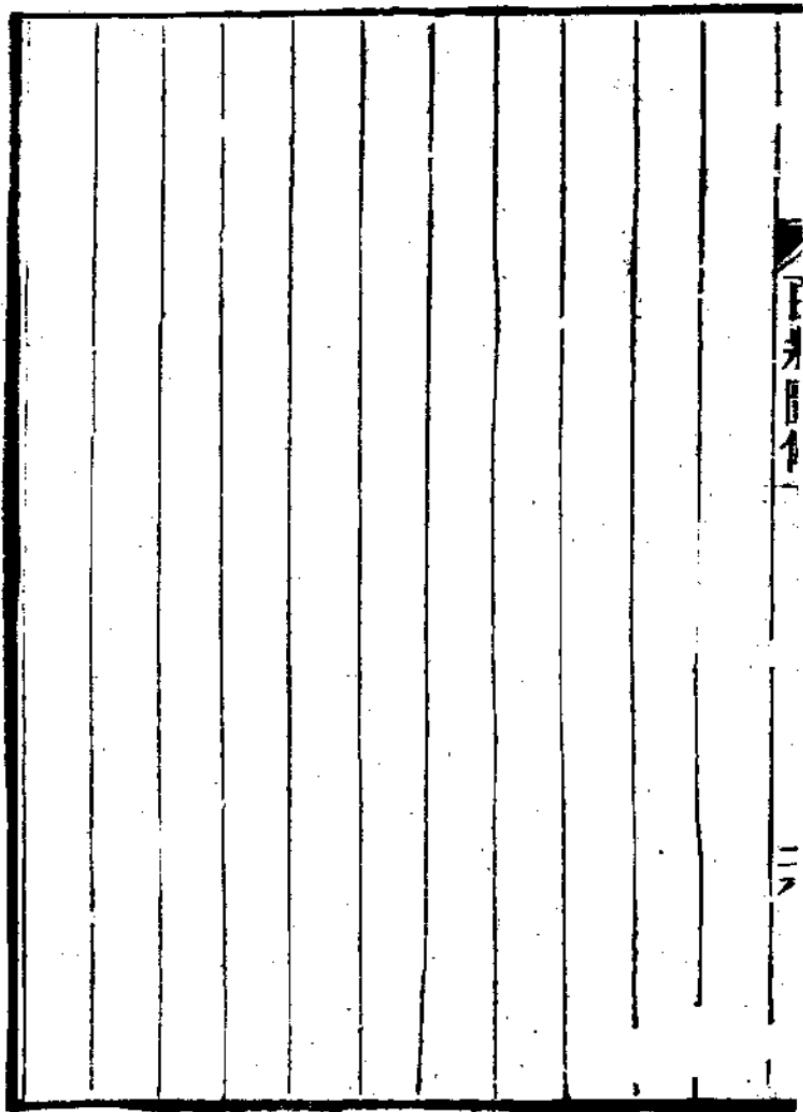
劉錡

宋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善射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涸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十年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至順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遂斂兵入城傳城築牛馬垣爲門因蔽門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箸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敵無不中敵稍却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竹爲器如市兒吹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是夕天

欲雨電光四起。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匿不動。敵眾大亂。  
更吹器聲震。敵人益不能測。退軍老婆灣兀朮聞而自  
汴來。錡因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時天大暑。敵遠來疲  
弊。錡士氣閒暇。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  
方晨晴氣爽。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閒。忽遣數百人出西  
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以銳斧犯之。時  
兀朮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  
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  
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爲錡所殺。遂至大  
敗。兀朮舉營還汴。

十一年兀朮簽兩河兵再舉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  
江據東關之險。兩戰皆勝之。行至柘皇與金人夾石梁  
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  
隊踰橋。卧槍而坐。會楊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孟之軍  
俱至。是時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王德  
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  
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  
擊之。敵望曰。此順昌旗幟也。乃大敗退去。



廣東柑遺



吳玠 朱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以功拜明州觀察使。保散關東和尙原金人會諸道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尙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眾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後金撤離喝自商於趨制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以驛書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

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則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

新陣

立  
冕



吳璘未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紹興四年兀朮撤離喝以大兵十萬至仙人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竭力攻第二隘諸將請別擇形勢以守。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轍血戰連日金人大敗自是數年不敢窺蜀。

十一年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胡世將問策。璘曰有新立憂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

約戰相搏至百步。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古東伍令也。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乃與二酋戰。大敗之。

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爲將。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敗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馴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卒贈太師。追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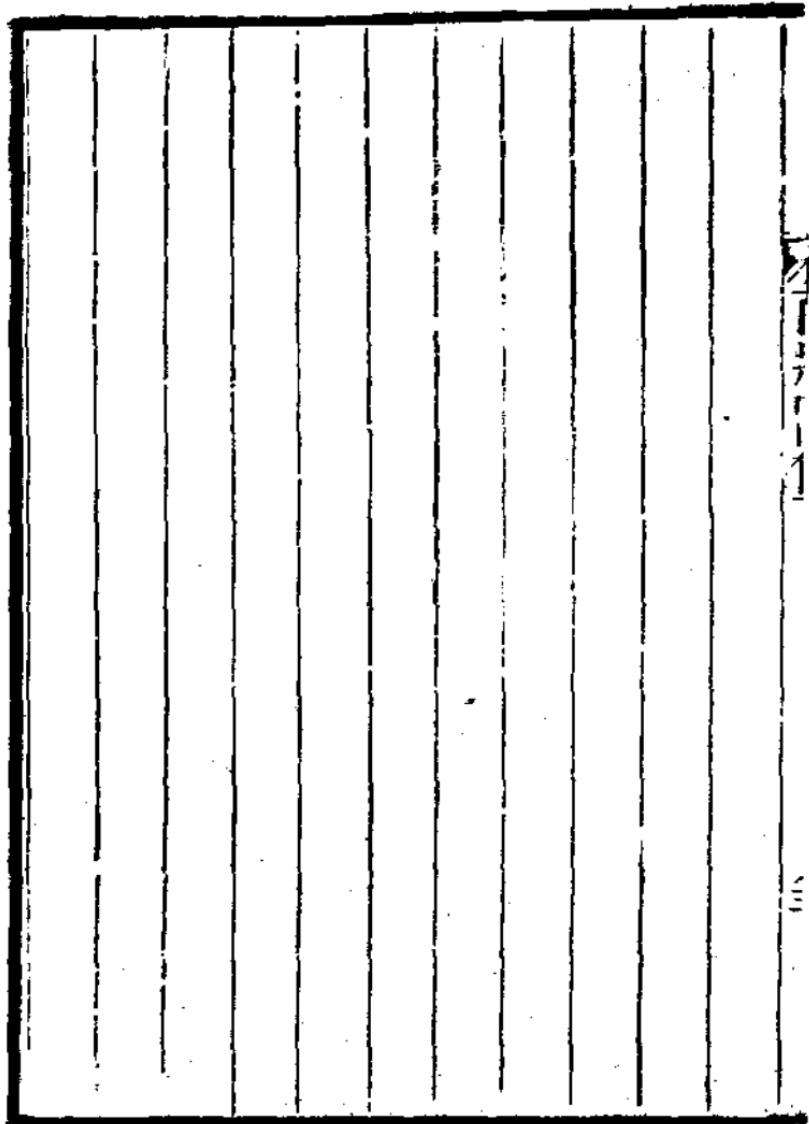
王。

黑點鴉軍綠



曲端 宋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警敏知書。長於兵略。爲張浚部將。浚按視端軍。端執撫以軍禮見。傍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乃於庭間開籠縱一鵠往。而所點之軍齊至。浚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鵠。則五軍頃刻而集。端與吳玠皆有重名。陝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婁賣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撤離喝。乘高望。師懼而號泣。金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



首八府縛



王德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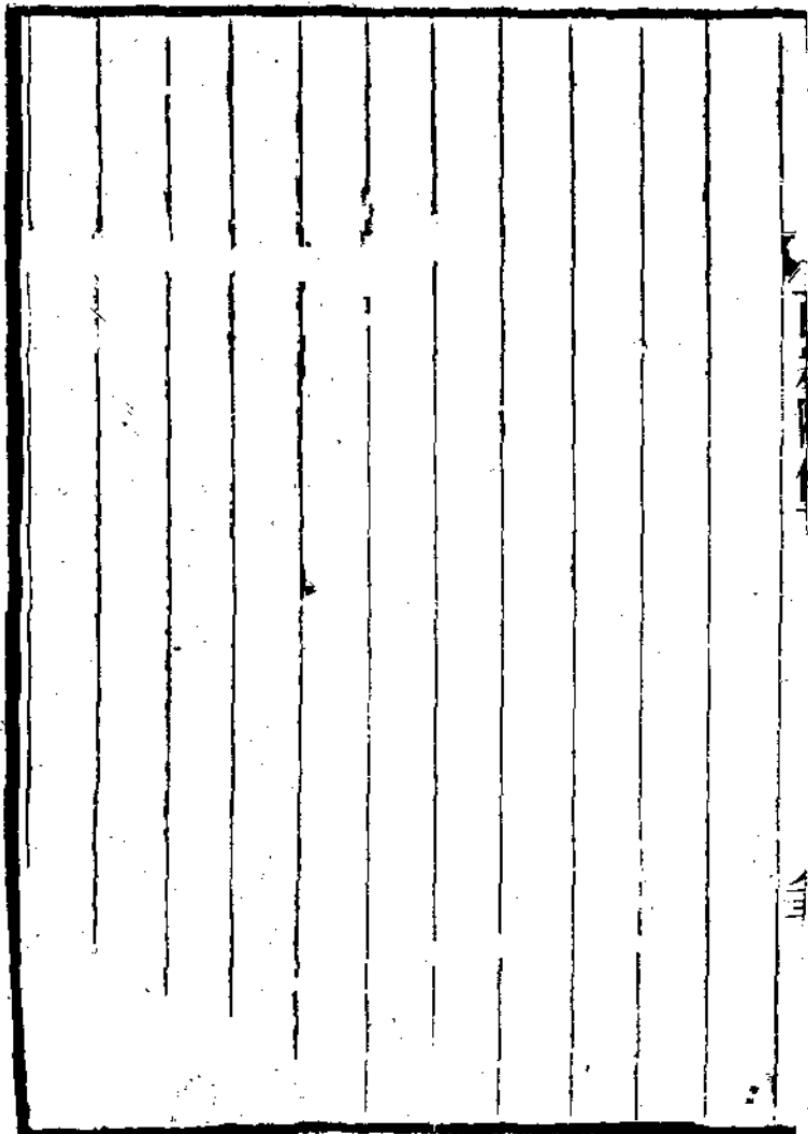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也。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閒。德謀之。斬一酋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大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眾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獻於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父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

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邵青作亂。德戰於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黨眾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眾殲。

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褒賞特異。

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今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遲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決。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厯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皋。與金人夾河。而諸軍將帥俱集。惟俊後至。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

鋒一酋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誇以兄禮事捷。聞召拜清遠軍節度使。紹興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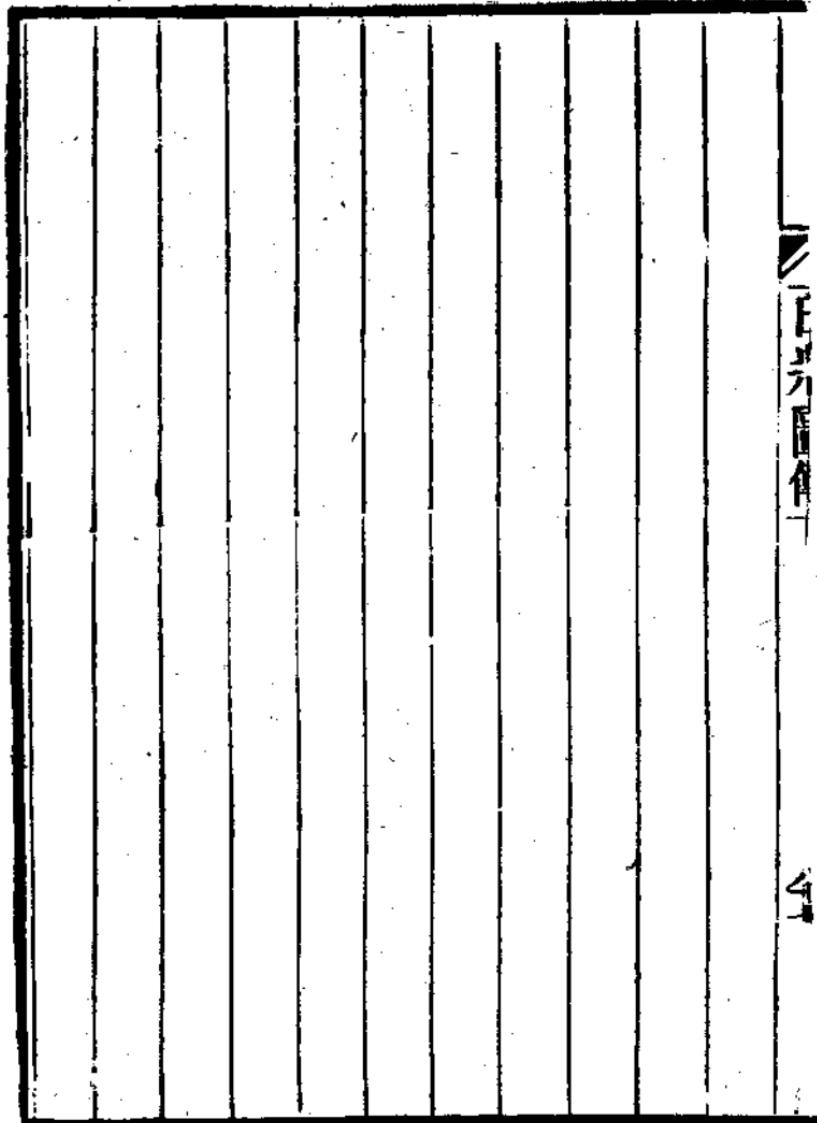
建  
旗  
亥



畢再遇

宋

畢再遇。臨安人。淳熙間以勇名於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形絕肖。且登其號於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



風醉

酒

止



李寶 宋

李寶。河北人。嘗陷於金。拔身從海道來歸。授浙西路馬步副總管。督海州捍禦。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兵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卽督舟啟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阻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慨慷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卽止。明日散舟復聚。有報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乃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趨眾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竟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旗數十里。寶麾

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  
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鼓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  
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其立功名。勝感  
泣。乃維舟。犒士。遣辯士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捷聞  
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  
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  
玉帶。卒贈檢校少保。

宴 檉

月 銘 飲



魏勝宋

魏勝字彥威淮揚軍宿遷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議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因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海州懷仁沐陽東海諸縣以次安定紀律嚴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會金人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勝率兵迎之設伏於隘以待賊至殊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鎮國馘千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壁着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膝表告急勝提兵往救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

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既而金主使人說勝降。勝叱之曰。汝主叛盟。矢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厚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飲酒張樂。犒軍士。令固守勿戰。金人度不可攻。引軍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叱之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不復敢追。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矢石交下。金兵不敢逼。多死傷。乃拔砦走。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

望見輜退走嘗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塵戰  
則揭之金兵多奔避在軍恆如寇至未嘗一日懈弛又  
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礮車數千輛車上爲獸面木牌  
木槍數十垂氈幕插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八人  
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挂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  
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  
車當陣門其上置牀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  
礮車在陣中施火石礮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  
弓弩箭礮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掩  
擊得捷則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閒稍憩士卒不疲進  
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

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卒贈保甯軍節度使。謚忠壯。

將通軍漸



伯顏

元

伯顏蒙古人也。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在並聽節制。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遇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於漢水南新郢橫鍛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破竹席地蓋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鄂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遂

舍郢順流下。伯顏殿後不滿百騎。郢將趙文義范興以  
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胄。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  
擒范興殺之。十二月。軍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洞。徑取  
沙蕪。遂入大江。諸將言沙蕪南岸戰舶可取。伯顏曰。吾  
亦知之。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而渡江。收其全功  
可也。進軍陽羅堡。攻之三日不克。乃謀以鍛騎三千。泛  
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遣右丞阿里海牙等留攻陽  
羅。平章阿朮出不意。率四翼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  
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阿朮徑渡南岸。伯顏揮諸將急  
攻破陽羅。宋軍大潰。軍至安慶。宋賈似道督諸路軍十  
三萬號。百萬以戰艦橫亘江中。伯顏命左右翼騎兵夾

江而進。礮聲震百里。宋軍陣動似道聞倉皇失措。遠鳴金收軍。軍潰。眾軍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麾軍並舟深入。伯顏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遂定安慶。



獅里門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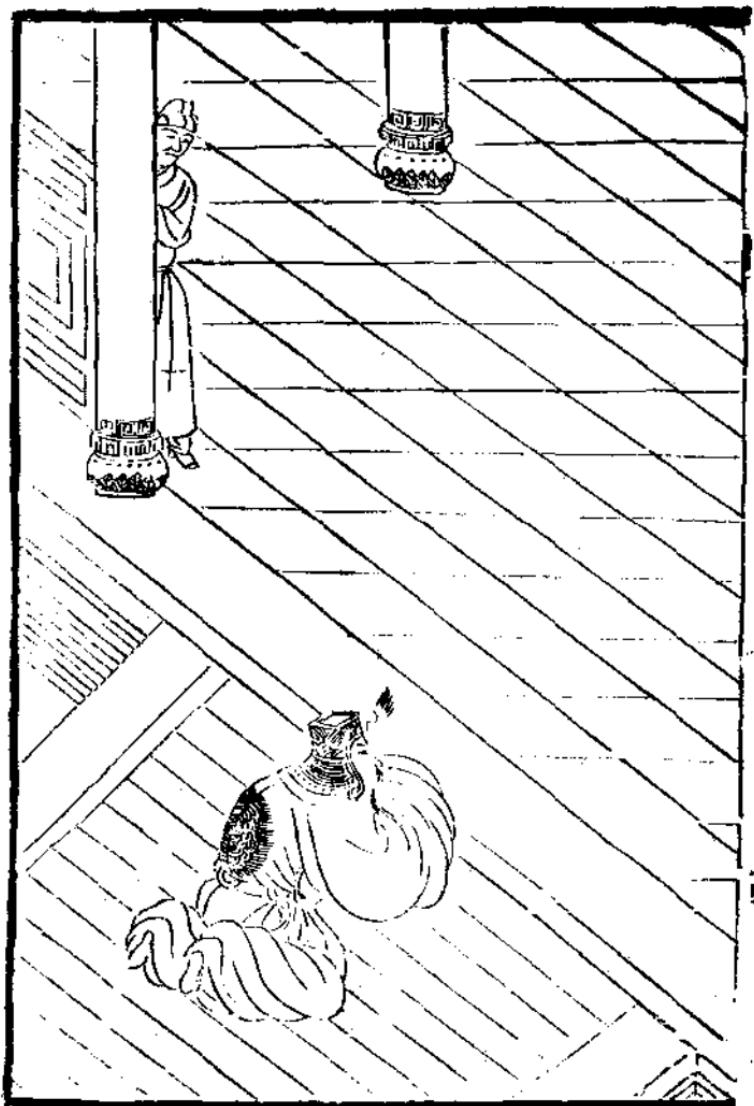


史弼 元

史弼字君佐。蠡州博野人。通國語。能挽强命中。年十七。耕耘田閒。午憩桑陰下。父往籩。遙睨有虺穴其口。父大駭。趨呼之寤問焉。曰無所覺。自是手力若有神助。里門鑿石爲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世祖召見試之。射連發中的。令給事左右。授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手橫刀大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從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軍至陽羅堡。伯顏誓眾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鄂州平。移軍而東。駐瓜州。伯顏授弼三千人。使立木堡。

據揚子橋。宋將姜才以萬軍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  
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發礮石擊之。才乃退。未幾。才復  
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見弼兵少。急圍之。騎士挾  
火槍迎刺。弼揮兵禦之。左右皆什手刃數十人。乃出圍。  
追者尙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才奔泰州。  
揚州守將朱煥降。弼凡三官揚州人。刻石頌之。號三至  
碑。累遷平章政事。加封鄂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

罪伏  
階稱



徐達 明

徐達字天德。濠人。世業農。長身高顴。剛毅英武。至元末。大祖議征吳。右相國李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汰而苛。大將李伯昇輩徒擁子女玉帛。易與耳。用事者黃榮葉三書生。迂闊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以大軍蹙之。三吳可計日定。太祖大悅。拜達爲大將軍。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直趨湖州。一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塞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春善游水。天祐遣之。被達偵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茂春感動。而往來游水。彼此所遺之蠟丸書悉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或曰姑

蘇城蟹形齊門則其臍也城垂破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旣入城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吳人安堵如故師還封信國公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居以吾舊邸居若達固辭一日與達之邸強飲之醉而蒙之被昇臥正寢醒而驚趨下階俯伏呼死罪帝覩之大悅乃命有司卽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年五十四卒追封中山王謚武甯

石走登采



常遇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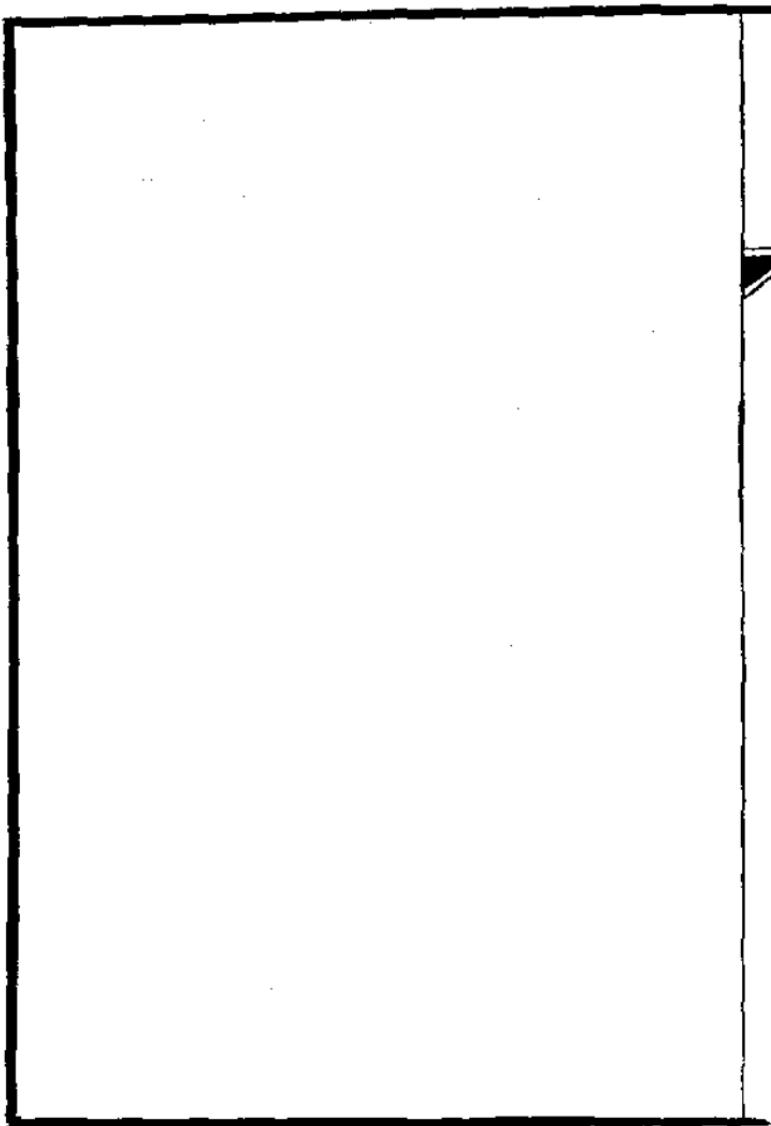
明

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率所部壯士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卽迎拜請爲先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汝留也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雖死猶生太祖猶未許旣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蕩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始授遇春總管府先鋒

卷一百一十一  
帝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帝舟適膠淺。友諒驍將張定邊直犯帝舟。帝危甚。遇春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而帝舟得脫。破友諒歸。飲至策勳。以遇春爲首。

遇春進圍姑蘇。士誠欲突圍出。至盤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以絕其兵後。乃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因撫王弼背曰。汝以勇將名軍中。能爲我取此賊乎。弼卽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陳之。敵大敗走吳平。封鄂國公。年四十卒。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樂庵退女



李文忠

明

李文忠。小字保兒。盱眙人。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死。父貞攜之轉側亂軍中。瀕死者數矣。久乃謁太祖於滁陽。太祖見保兒甚喜。撫養及壯。遂令以舍人從軍。嘗破苗瑊於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夥。文忠恐眾驕矜。莫有鬪志。遂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因激厲之曰。患不力戰。何患不富貴。眾感奮。進攻涪安。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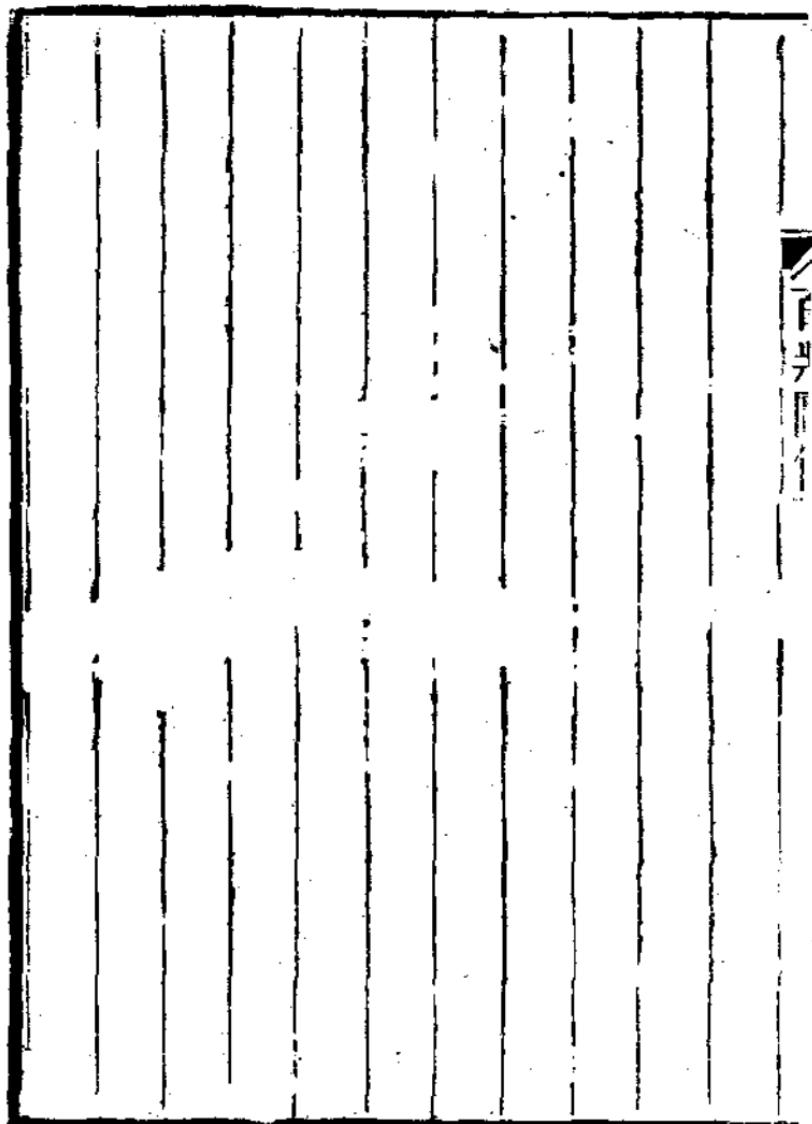
文忠用胡深策。去諸全五十里。別築一城。以相掎角。吳人患之。遣司徒李伯昇以二十萬眾攻新城。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鋒。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兵

在謀不在眾。乃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自東北來，覆吾軍，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國家之事在此一舉。」文忠不敢愛死，以後三軍，遂橫槊引鐵騎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手所格殺甚眾，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出敵。大潰，逐北數十里，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獲將校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僅以身免，捷聞太祖太喜，召歸宴勞，彌日賜御衣名馬，遣還鎮。

文忠受命統全浙兵攻張士誠，將至杭，杭帥潘原明使

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師也。文忠乃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師入城。原明以女樂迎麾去之。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金立斬以徇。城中帖然。

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新立。所部多攜。文忠謀知之。兼程趨應昌。太子北走。獲其皇孫買的里八喇。后妃宮人暨諸王將吏等。捷聞。帝大悅。進爵曹國公。賜諱券。世襲。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



山一鼓奪



傅友德

明

傅友德宿州人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一時少從李喜之爲盜喜之敗從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及聞太祖舟師伐江州遂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帝奇之用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擊友諒於鄱陽湖輕舟挫其先鋒被數創戰益力復與諸將邀擊於涇江口旣殲友諒從征武昌城東南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顧諸將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之流矢中頰復洞脅不爲沮武昌平授武衛指揮使

友德守彭城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眾寡不能敵調其眾分肆掠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

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亟還開城門，而陣於野。卧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李二果盛兵至，鳴鼓士躍起搏戰，破其眾，擒李二以獻。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友德充征虜前將軍，與征西將軍湯和分道伐蜀。和以舟師攻瞿塘。友德以步騎出秦隴。太祖諭友德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若出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寡，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集諸軍揚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

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拔文州。渡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水漲不得渡。伐山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初。蜀人聞大軍西伐。丞相戴壽等果悉眾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始分兵援漢江。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蜀人破膽。援兵至。無能爲也。迎擊壽等。大敗之。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令強弩火器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躡藉死者甚眾。壽等遂率官屬出降。成都平。太祖製平西蜀文。盛稱友德功爲諸將第一。師還。受上賞。復以平雲

南功進封潁國公子孫世襲

白石濟師



沐英

明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帝器重之。尋拜征南右副將軍。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元梁王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罷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苦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鏖戰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

思倫發寇定邊眾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爲三行。蠻厥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爲筒。

置標槍銳甚。英軍分爲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都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昔刺亦者寇梟將也殊死鬪左軍小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斬獲殆盡思倫發遁去諸蠻震懼。

首立漸三



沈希儀明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嗣世職爲奉議衛指揮使。從征永安盜以數百人搗陳村砦馬陷淖中騰而及於岸三酋前趨之一鏢一刀一弩並發。希儀捩項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因掣刀斫刀酋於磴間斷其頸死又射弩酋斃之破其餘眾而還以功遷都指揮僉事。

荔浦賊八千渡江東掠希儀率五百人駐白面砦待其歸砦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闊眾行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因伐岸竹編筏以爲繩頃刻成數

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希儀豫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中。賊渡且半。乘瀧急衝之。兩岸兵譟而前。賊眾多墜水死。收所掠而還。

希儀擢右江柳慶參將駐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賊耳目徧官府。閨闥動靜無不知。希儀至。令熟獮悉出人嬉遊城中。乃求得與獮通商販者數十人。使詑賊。賊動靜希儀亦無不知。希儀每出兵。雖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咸集。令一人挾旗引諸軍。貿貿行不測所往。及駐軍設伏。賊必至。遇伏輒奔。官軍擊之。無不如志。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先至。遠村僻聚。賊度官軍所不逮者。往寇之。官軍又未嘗不至。賊驚以爲神。

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人間病謝不見。再入問。希儀始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眾乃知其非獵也。因攻巢。擒其尤黠滑善戰者。支解之。四懸諸門。見者股慄。每以風雨晦冥。夜偵賊所止宿。遣人齎火若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伏舍旁。中夜礮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咸挈妻子匍匐上山。兒啼女號。或寒凍觸崖石死。爭怨悔作賊非計。至曉下山。則寂無一人。他巢亦然。眾愈驚。潛遣人入城。偵之。則希儀故居城中不出也。賊膽落。多易面爲熟猺韋扶諫者。馬平猺魁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鄰。賊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兵剿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

盡俘三層巢妻子歸閉之空舍飲食之使熟猺往語其夫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猺悉來謁希儀令入室視之妻子固無恙乃共誘扶諫出巢縛以獻易妻子還諸猺服希儀威信益不敢爲盜自是柳城四旁數百里無敢擾效者

希儀善撫士卒常染危病卒多自戕以禱於神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其喉其得士心如此

樓船擊倭



俞大猷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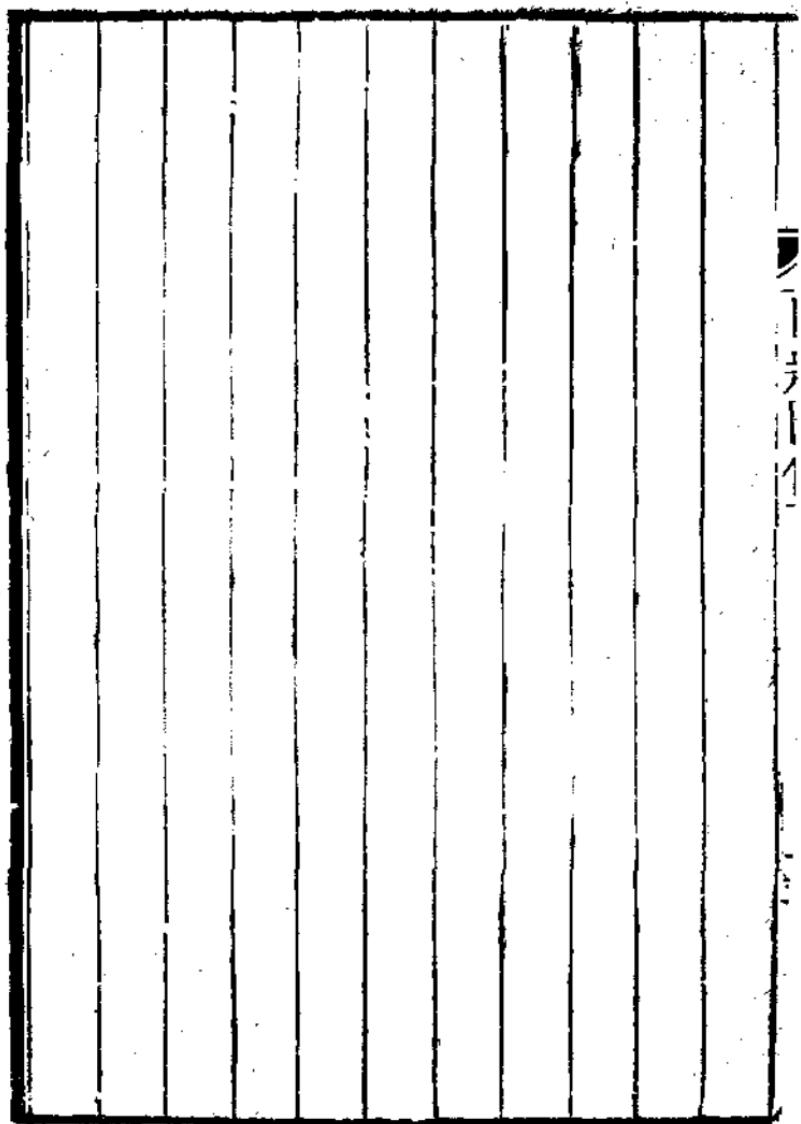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嘉靖中安南叛入欽廉爲寇嶺海騷動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馳至廉州賊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連破之永安萬甯而安南函賊首以獻矣

倭難作大猷以南直副總兵戰平望王江涇六金霸皆連捷而提督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因之坐落職既而東南之禍日亟復大猷浙江鎮守大猷言防

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抑焦爛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母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船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剿矣

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胡宗憲兼督兩廣合諸道兵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宗憲聞璉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仍在巢若我以大兵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

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耳。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於是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璫果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賊懼不敢出。用間誘璫出戰。從陣後執之。事平。廣帥攘其功。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妄殺一人。以示信。



鶯  
陣  
演  
鶯



戚繼光

明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意。嘉靖中奉父命襲世官。待次金馬門。有善相者日逆之曰。將軍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後以平倭備遼功累官至左都督。加秩少保。

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並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長槍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低頭執牌。挨次前進。聞鼓聲而遲留不進。卽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則以筅救牌。長槍救筅。短兵救長槍。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

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干二百座。然邊卒木劙。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連接。詔予世廕資銀幣。

平  
綵  
臺  
賜



秦良玉

明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嫋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夙爲遠近所憚。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莊烈帝褒詔嘉美。召見平臺。賜綵幣羊酒。賦四詩旌其功。四城已復。命良玉歸。專辦蜀賊。連敗羅汝才於留馬埡。譚家坪。北平仙寺嶺。奪汝才大纛。賊勢漸衰。當是時。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唯良玉。及張令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歸。捷春使按營壘。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設饗禮語。

遜之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  
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顛俯瞰吾營  
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  
乎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母敢卽我而坐以設  
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論次遜之誤曳其袖良玉引  
佩刀自斷之其嚴肅如是已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  
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十七年春張獻忠長驅犯  
夔州良玉馳援眾寡不敵全蜀陷良玉慷慨語其眾曰  
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  
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  
四境賊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良玉竟以壽終